

高僧傳三集



BL
1460
T.73
1887
V.5

高僧傳三集卷第十五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敕撰

明律篇第四之二

正傳十九人
附見三人

唐餘杭宜豐寺靈一傳

釋靈一。姓吳氏。廣陵人也。神清氣和。方寸地虛。與大和元精合其純粹。年肇九歲。僻嫌朽宅。決入梵園。墮息慈之倫。稟出家之制。暨乎始冠。受其具足。學習無倦。律儀是修。示見談笑。欲明解脫。示人文藝。以誘世智。初不計身中有我。我中有身。德全道成。緣斷形謝。

以寶應元年冬十月十六日寂滅於杭州龍興寺。春秋三十五。凡滿十五安居。臨終顧謂弟子行茶毗法。樹小浮圖焉。時左衛兵參軍李紆嘉興縣令李湯左金吾衛兵曹參軍獨孤及相與悼梁木之旣壞。慮陵谷之當遷。後之人禮應真之塔婆。昧應真之德行。故刻石於武林山東峰之陽也。一家富貨殖。旣而削髮推千金之產。悉讓諸孤昆弟。所取者惟納衣錫杖。自爾叩維揚法慎師。學相部律。造乎微而臻乎極。友善者慧凝明幽靈祐。會稽曇一晉陵義宣同門三益。作者七人也。一咳唾塵境。繼日經行。宴坐必擇山椒樹。

下。初舍於會稽山南懸溜寺。接禪者隱空。乾靖討論
第一義諦。或遊慶雲寺。復居餘杭宜豐寺。寺鄰生丹
山。門對佳境。罔然獨往。暴風偃山。正智不動。巨浪沃
日。浮囊不飄。於是著法性論。以究真諦。此一之了語
也。每禪誦之隙。輒賦詩歌事。思入無閒。興含飛動。潘
阮之遺韻。江謝之闕文。必能綴之。無愧古人。循循善
誘。門弟子受教。若良田之納膏雨焉。一跡不入族姓
之門。與天台道士潘志清。襄陽朱放。南陽張繼。安定
皇甫曾。范陽張南史。吳郡陸迅。東海徐嶷。景陵陸鴻
漸。爲塵外之友。講德味道。朗詠終日。其終篇必博之。

以文約之以修。量其根之上下而授之藥焉。一居寺高隅。初無井泉。一旦呀然而涌。噴金沙之溜於庭之左右。挹之彌清。斟之無竭。蓋精至之感矣。詩行於世。有選其尤者。入閒氣集焉。

唐吳郡東虎丘寺齊翰傳

釋齊翰。字等至。吳興沈氏之子。高祖陳國子祭酒。曾祖隋魏州司馬。祖考三世不仕。翰綺歲從父至山寺。蹈高靜無塵之躅。惻然有宿命之知。固請捨家。至天寶八載八月五日。奉制度。配名永定寺。九載十月躋五分壇。納形俱戒。移名開元。大厯中轉隸武丘。皆兩

州道俗所請從命也。翰道性淵默。外則淡然。迹不近名。身不關事。長在一室。寂如無人。豈比夫駢行鼓簧之士哉。顓門相部義疏。精敏罕儔。明法華經。主蘇湖戒壇。每當請首。則今時所謂壇長也。大曆十年。入流水念佛道場。是夜西方念中。頓現蓋純誠之所致也。卽以其年終於本院。春秋六十八。法臘二十六。翰遇疾之日。謂門弟子曰。有鶴從空飛下。迴翔我前。爾曹見乎。必謝之期。小聖猶病。安能免哉。受業門人如隱戒壇宣兌等。與吳興皎然結法門昆弟之交。俱高潔難可輕慕焉。

唐潤州招隱寺朗然傳

釋朗然。俗姓魏。世襲冠冕。其先隨東晉南渡。則爲南徐人也。開元中入道。受業於丹陽開元寺齊大師。天寶初。受具於杭州華嚴寺光律師。後徙靈隱寺。依遠律師。通四分律鈔。重稟越州曇一律師。精研律部。講訓生徒。四遠響應。肅宗至德二年。恩命舉移。隸名於慈和寺。上元中。刺史韋儼。又請爲招隱統領。大德。卽以其年講授之暇。著古今決十卷。解釋四分律鈔數十萬言。繁襍義例。條貫甚明。大行於世。觀其先列古人之義。有所不安。則判斷之。故號決也。決中自序。初

依天竺威律師學習。復從遠一二師也。凡戒壇則二十六登。皆爲壇席之主。律鈔凡二十八過講。有饋遺者。隨豐薄受。而轉施悲信二田。凡於教理披文究義。皆言宿習之力也。執持戒檢。斯須不違。大曆十二年冬癸卯。趺坐如常。恬然化滅。時年五十四。僧臘三十五。越十三年春辛酉。建塔於山西原。縗麻之徒泣血千計。高行弟子清浩。擇言等。請益弟子御史中丞洪府觀察使韋儼。吏部員外李華。潤州刺史韓賁。湖州刺史韋損。御史大夫劉暹。潤州刺史樊冕。皆歸心奉信。屯田員外郎柳識。爲碑頌焉。

唐越州稱心寺大義傳

釋大義字元貞俗姓徐氏會稽蕭山人也以天授二年五月五日特稟神異生而秀朗七歲父訓之以經典日可誦數千言年十二請詣山陰靈隱寺求師因習內法開卷必通人咸歎之屬中宗正位恩制度人都督胡元禮考試經義格中第一削染配昭玄寺自茲聽習旁瞻玄儒開元初從吳郡圓律師受具復依本州開元寺深律師學四分律指訓義因遊長安深公已亡乃摳衣法華寺玄儼律師其俊邁出倫儼云於今傳法非子而誰及稱心本寺超律師請爲寺任

開元中喪親。誓入天台佛隴。轉藏經。荅劬勞也。天寶中遂築北塢之室。卽支遁沃州之地也。初夢二梵僧曰。汝居此與。二十日至寶應。初復夢曰。本期二十日。今滿矣。魔賊將至。不宜更處。無何海賊袁晁竊據剡邑。至於丹正。義因與大禹寺迴律師。同詣左谿朗禪師所。學止觀而多精達。前後朝貴歸心者。相國杜鴻漸。尙書薛兼訓。中丞獨孤峻。洛州刺史徐嶠。次徐浩。皆宗人也。以大曆己未歲五月終於本院。春秋八十九。僧臘六十三。殯於寺之北塢舊居。因造塔焉。義前後戒壇計二十七。登受戒弟子三萬餘人。終時室中。

聞天樂聲。驗平生誦法華經大涅槃經。小大乘戒本。以爲口業。德行非歸兜率。不往淨土。未可議其生處也。

唐常州興寧寺義宣傳

釋義宣者。晉陵人也。宿植利根。儵然出俗。不煩師訓。砥礪厥心。納法後。孜孜律科。時無虛度。玄儒旁綜。長在篇章。卒問捷給。而稟延陵恭讓之風。雅得毗尼之體。初揚州法慎傳於舊章。淮甸之間。推爲碩匠。天寶初。宣斂衽。摳衣諮詢。彌久。輩流率服。慎且歎賞曰。可畏乎。宣講終南事鈔。請業於周律師之庭。考覈尤精。

乃著折中記六卷以解之。蓋慊融濟崑勝諸師有所
紕謬故也。使是非各盡其分。人免據宗而阿比。從此
立稱耳。毗陵多名士。僧有三。宣慧德義是歟。時於
江都習業。與會稽曇一。閩川懷一。慶雲靈一。同門爲
朋也。晉陵旣有三宣。慎門復出三一焉。江表資爲美
談。宣天寶末。盛行化導。罔究其終。
系曰。夫名以制義。所出無窮。柰何師資踵武而犯教
祖之諱乎。通曰。春秋貴賤不嫌同號也。或曰。滕齊不
敵俱書侯。乃曰不嫌同號。號與名豈得例諸。通曰。號
大不嫌。名小豈嫌乎。矧以義宣始爲名者。安知弟子

成事於南山之門邪。然出家者。必也無妨。一則姓旣以華從梵。咸稱釋氏。一則西域無諱。此合從旃。具諱者。周人以事鬼神。夏商無諱明矣。況乎宣師已生兜率。小爲天人。大爲菩薩。豈宜以鬼神事之。致令唐初高德勝士。往往止存一字名。職由諱之極矣。屬今修撰。乃闕文也。乃知真諦無諱。俗諦聞似則懼。或曰。今沙門姓旣爲釋。名復不諱。言我不隨俗諦。云何對君主稱臣。莫西域有否。通曰。姓名不對王者。臣妾表疏合然。昔齊帝問王儉。遂令對見稱名。自漢至唐。肅宗朝始見稱臣。由此沿而不革。良以沙門德薄。日就衰

微。一往無復矣。又以法委國王。誠難改作。王謂爲是
楷定莫移。故佛言。雖非我制。諸方爲清淨者。不得不
行也。

唐蘇州開元寺辯秀傳

釋辯秀。俗姓劉氏。漢楚王交三十一代孫也。秀幼孤。
諸父哀字。禮如教。立孝自天生。而宿植緣深。心田欲
稔。因請伯氏出家。長行哀而捨旃。事靈隱謀禪師。便
能問津圖入道之意。所聞指訓。如涼風入懷。醒然清
悟。天寶四年。受戒於東海鑒真大師。傳律於會稽曇
一。至德中。舉高行。隸名於吳郡開元寺。乾元中。下詔

天下二十五寺。各定大德七人。長講戒律。秀應其數也。頃年於淨土一門。不愆於念。嘗謂人曰。昔聞西方之行。是有相大乘。此乃蓬心不直。非達觀之說。何邪。夫出言卽性。發意皆如。而一色一香。無非中道。況我正念乎。秀壇場一十六番。度人孤制。律樞正持。僧綱自肯。湖南北皆宗仰焉。以建中元年六月十五日。寢疾而終。春秋六十七。法臘三十五。當其逝日。有庭樹一本。枝葉扶疎。朝華正敷。而遽萎瘁。其年七月五日。遷靈龕於武正西寺松門之右。門人道亮道該清會。偕遶旃檀之香樹也。故觀察使韋元甫李棲筠虢州

刺史李紆御史中丞李道昌。盡欽慕往德。亦林下之交。書畫爲碑頌焉。

唐京師安國寺如淨傳

釋如淨。不詳何許人也。甫參法位。當納戒律。明練毗尼。砥礪名節。時恆講勗徒侶。雲屯辭筆。偕長博達。儒典。先是關中。行智首律師四分律疏。魏郡法礪律師著疏別行。爾時關輔河北各競宗派。微似參辰。隋末唐初。道宣律師以首大疏爲本。造刪補律鈔三卷。稍爲會要。行事逗機。貞觀已來。三輔江淮岷蜀多傳唱之。次樊三藏弟子懷素者。先習鈔宗。後委棄宣礪之

學於咸亨年中。別述開四分律記。後號新章歟。至代宗大曆中。新章舊疏互相長短。十三年敕集三宗律匠。重定二家隆殺。時淨推爲宗主。語在圓照傳。至建中二年。奏二疏並行。淨之力也。蓋以國相元公載篤重素公。崇其律教。乃命淨爲新疏主。作傳焉。

唐漢州開照寺鑑源傳

慧觀

釋鑑源者。不知何許人也。素行甄明範圍律道。苾芻表率何莫由斯。後講華嚴經。號爲勝集。日供千人粥食。其倉簞中。米粟纔數百斛。取之不竭。汭夏涉秋。未嘗告匱。其冥感如此。其山寺越多徵應。有慧觀禪師。

見三百餘僧持蓮燈凌空而去。歷歷如流星焉。開元中崔冀公寧疑其妖妄。躬自入山宿。預禁山四方面各三十里火光。至第三夜有百餘支燈現。兼紅光可千尺餘。冀公蹶然作禮。歎未曾有。時松閒出金色手長七尺許。有二菩薩黃白金色閃爍。然復庭前栢樹上晝現一燈。其明如日。橫布玻瓈山可三里所。寶珠一顆圓一丈。熠燿可愛。西嶺山門懸大虹橋。橋上梵僧老叟童子閒出。有二炬爛然空中。如相迎送交過之狀。下有四菩薩兩兩偶立。放通身光。可高六七十尺。復見大松林後。忽有寺額篆書三學字。又燈下垂

繡帶二條。東林之閒。夜出金山。月當於午。金銀二色
燈。列於知鉉師墳側。韋南康皋。每三月就寺設三百
菩薩大齋。菩薩現形捧燈。僧持香燈引挹之。鑪在寺
門矣。白中令敏中。覩瑞興立此寺。大中八年改額曰
開照源律師道化。與地俱靈哉。弟子傳講。東川所宗
也。

唐吳郡雙林寺志鴻傳

釋志鴻。俗姓錢氏。湖州長城下若人。本名儼。志鴻字
也。少出俗於石門鄉寺。則梁靜林也。削染受具訖。往
茂苑親道恆師盛集。研覈精微。時曇清省躬。互相切

磋卒成洪緒。然慊先德。釋南山鈔。商略不均。否臧無準。捕蟬忘後。補衮不完。囊括大慈靈寔。已下四十餘師。記鈔之玄。勒成二十卷。號搜玄錄。大曆中華嚴疏主澄觀披尋。乃爲序冠於首。然其解判不無所長。其如科節繁碎。是其短也。春秋一百有八歲。敕署爲長壽大師焉。近世止行其字而已。今雙林累遭兵革。加以水潦。碑碣失蹤。閤於言行也。吁。其儼公氏族本生。必與南山宣律師相同。亦爲美事矣。

唐京兆安國寺乘如傳

釋乘如。未詳氏族。精研律部。頗善講宣。繩準緇徒。罔

不循則代宗朝翻經。如預其任。應左右街臨壇度人弟子千數。先是五眾身亡。衣資什具悉入官庫。然厯累朝曷由釐革。如乃援引諸律。出家比丘生隨得利。死利歸僧。言其來往本無物也。比丘貪畜。自茲而媾者。職由於此。今若歸官例同籍沒。前世遺事闕人舉揚。今屬文明。乞循律法斷其輕重。大曆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敕下。今後僧亡物隨入僧。仍班告中書門牒天下宜依。如之律匠。非止訓二眾而已。抑亦奮內眾之遺事。立功不朽。如公是乎。終西明安國二寺上座。有文集三卷。圓照鳩聚流布焉。

唐襄州辯覺寺清江傳

釋清江。會稽人也。不詳氏族。幼悟幻泡。身拘羈鞅。因入精舍。便戀空門。父母沮勸。建乎難拔。禮曇一律。主爲親教師。諷誦經法。寓目俱通。長者品量之曰。釋門千里駒也。於浙陽天竺戒壇求法。與同學清源從守直和尚下。爲弟子。還聽習一公相疏。并南山律鈔。閒歲精義入神。舉皆通暢。而善篇章。儒家筆語體高辭典。又擅一隅之美。時少倫儼。其褊燥之性。不與人類。嘗於一公少因不足。亦有捨和尚之譏。由是遊方服勤。凡云律筵。無不預者。自責已曰。天下行半。少有如

我本師者。還會稽。一公猶老。當其僧大集時。擊木唱
某再投和尙攝受。時一公詬罵。江雨淚而懺悔曰。前
念無知。後心有悟。望和尙大慈施與歡喜。苟不許收。
則越人不可以強售章甫也。一公憫其數四求哀。乃
曰。爲汝含垢。遂爲師資如初。江有禪觀之學。大曆八
年。於汝濱遇忠國師。因弟子說自忠曰。此律師是和
尙鄉人。乃欣然相會。尋往南陽。再謁國師。密傳心要
焉。

系曰。江嘗爲七夕詩。或謂之四背中一背也。通曰。詩
人興詠。用意不倫。慧休怨別。陸機牽牛星。屈原湘夫

人。豈爲色邪。皆當時寓言興類而已。若然者。言火則焚口。說食則療飢也矣。江之捨師後。乃揚師之美。反權合道也。實爲此詩警世無常。引令人佛智焉。其故何也。詳江遇忠國師大明玄理。無以域中小乘法拘之哉。

唐會稽雲門寺靈澈傳

釋靈澈。不知何許人也。稟氣貞良。執操無革。而吟詠性情。尤見所長。居越谿雲門寺。成立之歲。爲文之譽襲遠。講貫無倦。生徒戾止如闐闐焉。故秘書郎嚴維劉隋州長卿前殿中侍御史皇甫曾。覩面論心。皆如

膠固分聲唱和名散四陬。澈遊吳興與杼山畫師一見爲林下之遊。互相擊節。晝與書上包佶中丞。盛標揀其警句。最所重者。歸湘南作。則有山邊水邊待月明。暫向人閒借路行。如今還向山邊去。唯有湖水無行路句。此僧諸作皆妙。獨此一篇。使老僧見欲棄筆硯。伏冀中丞高鑒深量。其進諸乎。其捨諸乎。方今天下有故大賢勤王。輒以非急于請視聽。亦昭愚老僧不達時也。然澈公秉心立節。不可多得。其道行空慧無慚安遠。復著律宗引源二十一卷。爲緇流所歸。至於立言道理。應接靡滯。風月之閒。亦足以助君子之

高興也。其爲同曹所重也如此。晝又賁詩附澈去。見
佶禮遇非輕。又權德輿聞澈之譽。書問晝公。迴簡極
筆稱之。建中貞元已來。江表諺曰。越之澈。洞冰雪。可
謂一代勝士。與杭標雪晝分鼎足矣。不測其終。

唐揚州慧照寺省躬傳

釋省躬。睦州桐廬人也。爲童強識。耆宿呼語。怪其志
大而言高。每厭樊籠。忽投聖德寺慕道從師。敕恩得
度。性靈天發。於毗尼道學如溫習。復擇名師。得姑蘇
開元道恆師。恆曰。甚矣吾得躬也。門人日益親。及乎
探蹟精微。愈征愈遠。時有擊論。互指爲迷者。必請見。

躬爲其判之。坐分曲直。諺曰。義盡省躬。言到躬義無不盡也。其博綜律乘。扞禦師門也。若此。恆曰。自吾有躬也。惡言不聞矣。躬避席葉拱而對曰。某不佞也。仰師之道。若採扶桑以啖蠱蠶。所患者未能嘔繁絲以報主耳。恆曰。視子吐園客五色絲。可供黼黻之資。言太謙矣。晚赴維揚之召。廣訓徒焉。然其滿口雌黃。品藻否臧。古今之義。生徒明敏者各錄之。都加潤色。號順正記。十卷行之。復著分輕重物儀別行。泐襲十三章門。條例外加近世現有物之重輕。頗爲要用。躬復高儒學。作碑頌越多。以其曾化邪溝。故呼淮南記主。

自號清冷山沙門焉。

唐吳郡包山神皓傳

維亮

釋神皓字恆度。姓徐氏。八代祖摛。齊竟陵王西邸學士。子陵。梁尚書左僕射。其文與庾子山齊名。迨陳國亡。因佐吳邑。遂家姑蘇。皓乃爲吳郡人也。天性耿潔。風韻朗邁。幼負脫俗之姿。尋依錢塘龍泉道場。一公出家。天寶六年降版詔。精擇真行。一州許度三人。皓居薦首。因隸僧籍於包山福願道場。初進具於興大師。次通律鈔於曇一。後十講律鈔五昇壇場。遂乘舟歸包山。使野叟誅茅。山童掃石。逍遙棲息。旋增修屋。

宇。乾元元祀。有詔天下二十七寺。各奏大德七人。長講戒律。因請住開元寺。欲果其願。且懼簡書。遂僂俛從命。奉戒弟子開州刺史陸向前。給事中嚴浣。服道弟子禮部侍郎劉太真。前大理評事張象欽。風弟子前廉史亞相李棲筠。請綱任海隅。一邑緇伍三變。至於道。末年工於圓宗。別置西方法社。誦法華經九千餘部。貞元六年十月。開元寺遇疾。至十二月。顧囑弟子維亮曰。我棄世後。可歸洞庭故山。置塔說法而終。是夜。璫璃色。天星貫如雨。西方兆朕。密現於前。春秋七十五。僧臘四十三。門人維亮有文。有道。獨步當時。

執師之喪。不以證而廢教也。傳法弟子道超靈俊。道濬道稜。維讓維誠。皆一時英邁。書畫爲墳塔碑。頌美云。

唐京師安國寺藏用傳

釋藏用。不詳何許人也。從其拔俗。依棲嵩山。空公爲師。及乎年當應法。卽於汾川炬律師所。受上品形俱法。登詣洛中業公講肆。研覈律文。循其奧妙。無所不臻。洎聞有禪觀之學。遂登廬陟霍。涉漢泛湘。望雙峯之叢林。又歸開法京輦。道旣精粹。訓且均敷。藹然爲物楷模。嚮風宗重。當建中中。已全三十許臘。尋應詔

充臨壇首席。相繼度弟子越多。及居東城化塔。乃代宗之邸第也。推用主其綱任。苾芻至息慈。皆遵畏愛焉。席熊延客。揮麈開談。指衡山石也。有以識前身。傳曹谿鉢也。有以知後際。是以門多長者之轍。室滿度人之籌。益物良深。坐鎮雅俗。貞元中。左司正郎王錡南臺崔公繼和之。如是數公。將議標題。兵部正郎程浩作都序。職方正郎知制誥吳通微書之。四年戊辰歲也。用公長於律學。急護任持。爲上都之表則也。

唐湖州八聖道寺真乘傳

釋真乘。姓沈氏。德清人也。厥父玄望。孝廉舉調兗州。

司馬母氏妊乘有神光異氣之祥。識者言沈氏必大其閥閥。暨誕生也。瓌偉長。與宗族諸子襍處。若羣草中之琪樹焉。總丱之後。司馬以文學喻之。令修官業。且愀然。如有不得已之色。居處翫戲。則以佛像班布。父觀其宿習。果請出家。屬顏魯公許試經得度。時已暗誦五百紙。比今日諷一無差跌。大見褒異。落髮配住八聖道寺。得戒後。於通玄寺常進師所綜習毗尼。進公見其俊邁也。誠同門曰。乘雖少齡。不可以伯仲齒之。後西上京師雲華寺。學法華。天台疏義。大著聲望。又章信寺眾僧。辟其講發。醉千日者。一聽而自醒。

迷終身者暫聞而永悟。經宗律柄兼講無虧。籍甚緇
行烜赫京邑。貞元十一年功德使梁大夫以德宗亟
幸安國寺。奏乘移隸以備應對。充供奉大德數焉。時
本師無滯。亦以道業實蒙恩渥。奏舉乘爲國祈福。無
滯。忽夢乘捧一白蓮華南去。無何乘果疾乞歸田間。
敕允。旣還鄉里。本郡守李公錡田公敦浙東率薛公
戒。或踵門而勸登法座。或馳簡而延莅戒壇。乘迫以
法緣悉所勉強。以是人爲律學座主。四爲臨壇正員。
凡訓授度人。或巾履結緣。一無所受。遊五臺山禮文
殊聖容。所見瑞相不可勝言。後在護國寺禮佛名經。

一百周。懺法之餘。撰法華經解疏記十卷。以元和十五年冬十月示疾而終於本寺。乘精於律法。長於演說。以長慶二年十月十三日焚身於韶村西隅。遵遺命也。萬年縣尉王甄爲碑述德焉。

唐杭州靈隱山道標傳

釋道標。富陽人也。俗姓秦氏。其遠祖與嬴同姓。世爲汧隴大族。及晉東渡。衣冠隨之。後爲杭人也。其高曾至王父。皆汾以儒素。不甘爲吏。故州里尊奉之。標生則孤明長而深趣。老而堅固。蓋良善之因有自來矣。年七歲時。神清氣茂。不襍凡童。倏有大沙門手摩其

頂曰。此孺子曰秀如青蓮。得非我釋氏之威鳳乎。苟能捨家。必有善稱。不然乘雲霓。薄天漢。吾不可得而知也。父允其請。遂爲靈隱山白雲峰海和尚弟子。妙高之上。唯日月是麗。娑竭之宮。固雲雷斯蓄。至德二年。詔白衣通佛經七百紙者。命爲比丘。標首中其選。卽日得度。蒙配天竺寺焉。永泰初。受具品於靈光寺。顓律師登以護戒嚴謹。爲時所推。毗柰多羅之言。罔不該貫。凡度人戒計六壇。爲眾糾繩。經一十二載。置田畝。歲收萬斛。置無盡財。與眾共之。貞元中。以寺務克豐。我宜宴息。乃擇高爽。得西嶺之下。葺茅爲堂。不

干人事。用養浩氣焉。標經行之外。尤練詩章。辭體古
健。比之潘劉。當時吳興有畫。會稽有靈澈。相與訓唱。
遞作笙簧。故人諺云。雪之畫能清秀。越之澈洞冰雪。
杭之標摩雲霄。每飛章寓韻。竹夕華時。彼三上人當
四面之敵。所以辭林樂府。常采其聲詩。由是右庶子
姑臧李公益書云。重名之下。果有斯文。西還京師。有
以誇耀。又景陵子陸羽云。夫日月雲霞爲天標。山川
草木爲地標。推能歸美爲德標。居閑趣寂爲道標。名
實兩全品藻斯當。爾後聲價軼於公卿閒。故與之深
者。有相國李公吉甫。大司空嚴公綬。右僕射韓公皋。

禮部侍郎呂公渭滑毫節制盧公羣襄陽節制孟公
簡同州刺史李公敷鳳翔尹孫公璿浙東廉使賈公
全中書舍人白公居易隋州刺史劉公長卿戶部侍
郎正公丹外郎裴樞秘閣嚴維小諫朱放越廉問薛
戎夕拜盧元輔常州釋元浩潤州釋南容金華釋乾
輔吳門釋光嚴上都釋智崇等並心交塵外分契林
中萬境在空驅之爲射御五峰滿眼立之爲疆場文
雄而再鼓不衰神王而一戰自勝者也。以長慶三年
示有微疾。六月七日歸滅於所居蘭若。至冬十月三
日葬於舊山。春秋八十有四。法臘五十八。弟子如玢

如誓行儉省言常儉智猷日超等皆得師之法倣仰
不遑空圍遶於梅檀恨滿盈於石室至今杭民謂之
西嶺和尚矣開成五年中鄭素卿錄德行刊碑頌立
於天竺山之東墟存焉

唐衡嶽寺曇清傳

釋曇清未詳何許人也幼持邊幅罔或迷方以謹昏
呶究窮佛旨乃負笈來吳北院道恆宗師法會與省
躬猶滕薛之前後也旋畱南嶽化徒適會元和中閬
州龍興寺結界時義嵩講素新疏傑出輩流因云僧
祇律云齊七樹相去爾所作羯磨者名善作羯磨準

此四面皆取六十三步等。如是自然界。約令作法界。上僧須盡集。時清遂廣徵難。如是往返。經州涉省。下兩街。新舊章南山三宗。共定奪。嵩公虧理。時故相令狐楚。猶爲禮部外郎。判轉牒。據兩街傳律。斷曇清義爲正。天下聲唱。勇執紀綱。清能干城矣。後著記號顯宗焉。

系曰。清公南山宗崛起別峰。人咸景仰。與嵩悟二公。遇於必爭之地。清果得雋。矧夫閭苑也。僻用律文。三隅不反。旣成圖狀。學者流傳。致其嵩公如填海底。至大中中。玄暢公荐加褒貶。貶嵩。又轉沈尾閭中矣。

唐京師西明寺圓照傳

利言

釋圓照。姓張氏。京兆藍田人也。年方十歲。篤願依西明寺景雲律師。雲亦一方匠手。四部歸心。照當應法。乃受近圓。謹愿執持。如懷寶器。尋究經論。訪問師承。維摩法華。因明唯識。涅槃中觀。華嚴新經。或深入堂皇。或略從染指。仍旁求於儒墨。兼擅美於風騷。律藏珠珍。專探日用。後則霜壇秉法。鴈序度人。洎乎開元年中。敕選名德僧。參其譯務。照始預焉。至代宗大曆十三年。承詔兩街臨壇。大德一十四人。齊至安國寺。定奪新舊兩疏是非。蓋以二宗俱盛。兩壯必爭。被擒

翻利於漁人。互擊定傷於師足。旣頻言競多達帝聰。有敕令將二本律疏定行一家者。時照等序奏云。按四分律部主。梵云曇無德。秦言法藏。自姚秦宏始五年壬寅歲。罽賓三藏佛陀耶舍。秦言覺明。諷出梵文沙門竺佛念聽而筆受。成四十五卷。至十一年歲次戊申。支法領又從西國將梵本來。於長安中寺重讎校。殆十四年辛亥譯畢。沙門慧辯等筆受。成六十二卷。後有魏朝道覆律師。於法聰講下纂成疏六卷。北齊慧光律師造疏二本。次道雲律師修疏九卷。次道暉撰疏七卷。隋朝法願裁疏十卷。自唐平一天下也。

四方昌阜三寶增明。有智首律師述疏二十一卷。次
慧滿律師造疏二十卷。事各一時流通絕矣。當武德
元年戊寅歲。有相州日光寺法礪律師製疏。至九年
丙戌歲成十卷。宗依成實論。今稱舊疏是也。洎高宗
天皇大帝咸亨元年歲在庚午。有西太原寺懷素律
師。撰開四分律宗記十卷。宗依根本一切有部。大毗
婆沙俱舍等論。稱新章疏是也。至我皇帝受佛付囑
欽。尙釋門。信重大乘。遵承密教。見兩疏傳授各擅顓
門。學者如林。執見殊異。數興諍論。聖慈愍念。務息其
源。使水乳無乖。一味和合。時遣內給事李憲誠宣敕。

勾當京城諸寺觀功德使鎮軍大將軍劉崇訓宣敕云。四分律舊疏新疏。宜令臨壇大德如淨等。於安國寺律院。僉定一本流行。兩街臨壇大德一十四人。俱集安國寺。遣中官趙鳳詮。敕尙食局索一千二百六十人齋食。并果實解齋粥一事。已上應副。卽於安國寺供僧慧徹如淨等十四人。并一供送。充九十日齋食。用茶二十五甌。藤紙筆墨。充大德如淨等。僉定律疏用。兼問諸大德各得好在否。又敕安國寺三綱。僉定律疏院。一切僧俗。輒不得入。違者錄名奏來云。其時天長寺曇邃淨住寺崇叡西明寺道邃興泚本寺

寶意神朗智釗超儕崇福寺超證薦福寺如淨青龍
寺惟幹章信寺希照保壽寺慧徹圓照共奉表謝。荅
詔云。師等道著依經。功超自覺。承雪宮之旨奧。爲火
宅之涼颼。四分律儀。三乘局鍵。須歸總會。永息多門。
一國三公。誰執其咎。初機眩曜。迷復孔多。爰命有司。
俾供資費。所煩筆削。竝見裁成。所謝知悉。其日品官
楊崇一。宣敕薦福溫國兩寺三綱。與淨土院檢校僧
等。嚴飾道場。命僧行道。用五十四人。起今月一日。轉
經禮佛六時行道。至來年二月一日散。其設齋食料
一事已上。令所司祇供。宜各精誠。問師等好在。及解

道場中官李憲誠宣敕。語溫國寺轉念道場四分律
臨壇大德等。釋門三學以心印相傳。無上菩提以戒
法爲根本。道場畢日。卽宜赴大安國寺楷定律疏。十
道流行。至二月八日。敕檢校道場大德曇邃飛錫等。
道場定取十日散。設齋外。各賜絹帛。其十四人律師
並令赴安國寺修疏。程才品用各得其宜。眾推如淨
慧徹同筆削潤色。圓照筆受正字。寶意纂文。僉定。超
儕筆受。其崇叡已下九人證義。共議篇題云。敕僉定
四分律疏卷第一。京城臨壇大德某等奉詔定。以此
爲題也。照爲首唱。諸公和之。其閒厥義非長。若農夫

之去草。其義合理。猶海客之采珠。可謂名解毗尼。不
看他面。俄屬德宗卽位。改元建中。其年五月疏草畢。
六月望。敕圓照依國子學大曆新定字樣。抄寫進本。
至十二月十二日。送祠部。進新僉定疏十卷。仍乞新
舊兩疏許以並行。從學者所好。敕宜依照。務其搜集
專彼研尋。著大唐安國寺利涉法師傳十卷。集景雲
先天開元天寶誥制三卷。肅宗代宗制旨碑表集共
二卷。不空三藏碑表集七卷。隋傳法高僧信行禪師
碑表集三卷。兩寺上座乘如集三卷。僉定律疏一行
制表集三卷。般若三藏續古今翻譯圖紀三卷。大乘

理趣六波羅蜜多經音義二卷。三敎法王存沒年代本記三卷。上卷明佛。中道下儒也。翻經大德翰林待詔光宅寺利言集二卷。再修釋迦佛法王本記一卷。佛現八相分利益人。天成正覺記一卷。判方等道場欲受近圓沙彌懺悔滅罪辯瑞相記一卷。五部律翻譯年代傳授人記一卷。莊嚴寺佛牙寶塔記三卷。無憂王寺佛骨塔記三卷。傳法三學大德碑記集十五卷。建中興元貞元制旨釋門表奏記二卷。御題章信寺詩。太子百寮奉和集三卷。貞元續開元釋敎錄三卷。照自序云。伏以開元十八年歲在庚午。沙門智昇

修撰釋教錄。洎乎甲戌經六十五年。中間三藏翻經。
藏內並無收管。恐年代寢遠。人疑僞經。又先聖大曆
七年。許編入制文猶在。時帝敕宜依。至今江表多集
此集中經。而施用焉。照於律道頗有功多。肅代二朝
尤爲傑立。累朝應奉。賜紫充臨壇兩街十望大德。內
供奉檢校鴻臚少卿。食封一百戶。後終於別院。春秋
八十二。法臘五十八云。

系曰刊正二宗。會歸一見。庶幾知有定分。不橫馳求。
何以諸師卻請雙行。不其惑歟。通曰。是此舉也。則元
載所請。帝乃曰。俞。究其始因。乃新章也。挾力輪摧相

部獨存於我。專利於人。亦猶紀昌。俄遇飛衛。併其箭術。成我材官。御大輅而廢其椎輪。得火生而焚其木母。竊量諸德。微憤不平。故奏雙行。同不僉定。則何異乎眼頭生日。匪成三點之伊。必須聲後知音。方驗一夔之足。因排法礪三本生焉。舊有南山四家出矣。又如東漢季也。滅一跋扈。生四強臣。初止政出一門。末云賂歸四貴。若然者。駢拇懸癰。雖多無用。然則吾善用多矣。大集經云。如是諸見。不妨諸佛法界。及大涅槃。依之修行。皆得解脫。此通方之大解也哉。

高僧傳三集卷第十五

終

音釋

料

舉朱切

儼

呼緣切

脩

先彫切

覈

下革切

慊

苦簞切

瘥

瘥

瘥於危切

瘥

秦醉

魔

其月切

熠

熠燿以灼切

蠶

蠶於袁

蠶

昨

光明

福

補典切

訴

舉后切

隅

側鳩切

蠶

蠶於袁

蠶

昨

昨

昨

合切

蠶

黼

方矩切

白

僊

武盡切

浣

始銳

實

於敏

實

昨

也

鎬

呼玄切

錡

宜倚

莅

力置切

軼

夷秩切

毫

傍各切

毫

昨

壽

殊六切

玢

方貧切

訾

扶件切

雋

子峻切

釗

止遙切

颶

楚飢

颶

貌

瀾

子鳩切

拇

莫厚切

癰

力求切

媚

所景切

媚

所景切

媚

所景切

高僧傳三集卷第十六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敕撰

明律篇第四之三

正傳十九人
附傳二人

唐朔方龍興寺辯才傳

釋辯才。姓李氏。襄陽人也。母氏妊之。倏惡葷血。冥然一食虛淡終辰。及其誕彌。異香盈室。宗黨怪焉。七歲依峴山寂禪師出家。厥長者明記。每受經法。必以等身爲限。字不重問。義不再思。師甚器之。年十六。遂削髮。隸本州大雲寺。次乃周遊列郡。登陟名山。就荊州

玉泉寺納具戒。聞長安安國寺懷畏律師。報恩寺義
頒律師。法門具瞻師資表率。遂伏膺請業。有疑必決。
無義不通。厠于二宗推爲上首。天寶十四載。玄宗以
北方人也。稟剛氣。多訛風。列刹之中。餘習騎射。有教
無類。何可止息。詔以才爲教誡。臨壇度人。至德初。肅
宗卽位。是邦也。宰臣杜鴻漸奏。才住龍興寺。詔加朔
方管內教授大德。俾其訓勵。革獫狁之風。循毗尼之
道。復命爲國建法華道場。及駕迴。旣復兩京。累降璽
書。末塗尤於大乘頓教。畱心永泰二年。賊臣僕固懷
恩。外招誘蕃戎。內勦金革。才勸勉毳裘。不誅華族。大

曆三載。追入充章信寺大德。時府帥號國常公。素仰才名。與護戎任公時親道論。十三年冬。現身有疾。至暮冬八日。垂誠門徒已。安坐繩牀。默然歸滅。春秋五十六。越己未歲二月。遷神於寺內西北隅。先是有邑子石顓。從役于城上。其夜未渠。聞管絃之聲自西至。乃天樂也。異香從空散下。則生淨方之兆也。才自長安而旋於塞上。既受號公知遇。大營福業。成此精廬。皆才之敦勸矣。敕諡大師曰能覺。仍賜紫衣一副。追遠之榮聲聞塞外。天復中。廷尉評王儋爲碑頌德云。

唐京師章信寺道澄傳

釋道澄。姓梁氏。京兆人也。父涉中書舍人。生而奇表。輒惡葷肴。出家如歸。無所顧戀。忽遇禪僧摩頂與立。名曰道澄。餅錫常隨。冥合律範。號律沙彌也。受具之後。習聽南山律於諸學處。微其玷缺。然性都率略。住寺不恆。或奉恩莊嚴草堂等寺。所到便居護生爲切。建中二年。坐夏於雲陽山。有虎哮吼入其門。澄徐語之。其虎搖尾褊耳而退。徙居章信寺。或問其故。澄曰。出家者可滯一方乎。西域三時分房。俾無貪著。觀門易立矣。不然者。豈通方廣恕乎。貞元二年二月八日。帝於寺受菩薩戒。京甸傾瞻。賜資隆洽。所受而迴施。

二田矣。五年帝幸其寺。問澄修心法門。又敕爲妃主
嬪御受菩薩戒。十六年四月。敕賜號曰大圓。十九年
九月十八日。終於此寺焉。

唐鐘陵龍興寺清徹傳

釋清徹。未知何許人也。周遊律肆。密護根門。卽無常
師。唯善是與。初於吳苑開元寺北院道恆律師。親乎
閩奧。深該理致。而鐘華望無不推稱。憲宗元和八年
癸巳中。約志著記二十卷。亦鳩聚諸家要當之說。解
南山鈔號集義焉。或云後堂。至十年畢簡。今豫章武
昌晉陵講士多行此義。嘗覽此記。繁廣是宗。徹未知

其終。

系曰。徹公言行。無乃太簡乎。通曰。繁略有據名實錄也。昔太史公可弗欲廣三五之世事耶。蓋唐虞之前。史氏淳略。後世何述焉。今不遂富贍職由此也。又與弗來赴告不書同也。諸有繁略不均。必祛誚讓焉。

唐撫州景雲寺上恆傳

釋上恆。姓饒氏。臨川南城人也。童而有知。志學之年。發心捨家。從母黨在空門而求攝受。教誦佛典。日計千言。壯齒從南嶽大圓大師納戒。而聽涉精苦。大曆中。不去父母之邦。請隸於景雲寺。修習無虧。亟淹年

序。南山事鈔講貫尤專。貞元初徙居豫章龍興寺。與
廬阜法真天台靈祐荆門法褒興果神湊建昌慧璣
遊也。塤箎合韻。水乳相資。法付王臣。故與姜相國公
輔顏魯公真卿楊憑韋丹四君友善。提振禁防。故講
四分律。而遷善滅罪者無央數眾。坐甘露壇二十許
年。十有八會救拔羣生。剡浮東震男女得度者一萬
五千餘人。元和十年微云乖忤。十月己亥化於廬山
東林寺。歸全身於南岡石墳。住世七十七年。安居五
十五夏。門人等樹松栢。太原白居易爲石塔銘云。

唐錢塘永福寺慧琳傳

釋慧琳。字抱玉。俗姓柯。新安人也。少齡受業於靈隱西峯。爲金和尚弟子。所傳法要。斷無重問。大曆初。受具足戒於靈山會。習學三教。一領無遺。不樂聲華。止好泉石。一入天眼二十餘年。天眼卽天目也。其山高三千丈。周圍三百里。與天柱廬阜等相儔匹。上有二湖。謂爲左右目。登涉艱阻。數日乃到。巔頂多蛟龍。池潭三所。最上池人不可近。氣臭逆人。不可久視。或說山神作白鹿形。每五月與震澤龍會。必暴風雨焉。琳居此率多妖異。而心不撓。元和丁亥。太守禮部員外城南杜陟。請出永福寺登壇。至己丑歲春。刺史兵部

郎中裴常棣。召臨天竺寺壇度人畢歸寺講訓生徒。向二十載。郡守左司郎中陸則刑部侍郎楊憑給事中盧元輔中書舍人白居易太府卿李幼公刑部郎中崔鄴刑部郎中路異相繼九邦伯。皆以公退至院致禮。稽問佛法宗意。染指性相。此諸名公。簪組上流。辭學高度。或號毗曇孔子。或名勝力菩薩。非琳何以感動哉。太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示滅。高壽八十有三。法臘六十四。以其年五月十二日葬於今永安寺西山之陽。礪礪坡之左。石塔巋然存矣。

唐江州興果寺神湊傳

釋神湊。姓成氏。京兆藍田人也。生而奇秀。卅角出塵。遠慕戒律。祈南嶽希操師受具。復參鐘陵大寂禪師。然則志在校嚴經。行在四分律。其他諸教。餘力則通。大曆八年。制懸經論律三科。策試天下出家者。中等第方度。湊應是選。詔配九江興果精舍。後從僧望移居東林寺。卽鴈門賈遠之舊道場也。有甘露戒壇。白蓮池在焉。旣居是。嗣興佛事。雖經論資神。終研律成務。湊羸瘠。視之頽然。州將門人醫療。而不願進藥。元和十二年九月。遘疾。二十六日儼然坐。終於寺。十月十九日。門人奉全身。窆於寺西道北。祔鴈門墳左。若

僧詮葬近郭文之墓也。春秋七十四。夏臘五十一。湊以精進心。脂不退輪。以勇健力。搥無畏鼓。故登壇秉法。垂三十年。一盂而食。一榻而居。衣縫衾麻。坐薦藁秸。由茲檀施。臻集於躬。卽迴入常住。無盡財中。與眾共之。每夜捧鑪秉燭。行道禮佛。徇十二時。少有廢闕。如是經四十五載。生常遇白樂天爲典。午於郡相善。及終。悲悼作塔銘云。本結菩提香火社。共嫌煩惱電泡身。不須惆悵隨師去。先請西方作主人。

唐京兆聖壽寺慧靈傳

釋慧靈。未詳何許人也。幼脫塵機。勤從誦習。及當應

法戒品方圓。銳意毗尼。探頤持犯。以行副解。心口相符。由是講訓。名望翕如也。人皆奉畏。神明如也。大中年。宣宗幸莊嚴寺。禮佛牙。登大塔。宣問耆年。乃賜紫衣。其年六月。敕補靈爲新寺上座矣。帝望寺西北。廢總持寺。乃下敕曰。朕以政閑。賞景幸於莊嚴。其寺複殿重廊。連薨比棟。幽房祕宇。窈窕䟽通。密竹翠松。垂陰擢秀。行而迷道。天下梵宮。高明寡匹。當建之時。以京城西昆明池。勢微下。乃建木浮圖。高三百尺。藩邸之時。遊此伽藍。覩斯勝事。其總持寺。大業中立。規制與莊嚴寺正同。今容像則毀。忍草隨荒。香徑蕪侵。

尙存基址。其寺宜許重建。以副予心。三月十一日。令
三教首座辯章勾當修寺。及畢工。推靈爲綱任。崇聖
寺賜紫歆川充寺主。福壽寺臨壇大德賜紫玄暢充
都維那。靈居寺職清眾咸序。帝所欽重。寺中常貢梨
華蜜。其色白。其味愈常蠟房所取者。靈居新寺終矣。
究其靈公如曾預代宗永泰中。參譯證義。則可年百
奇歲矣。如不見不空良賁。乃春秋夏臘無理知焉。

唐吳郡破山寺常達傳

釋常達。字文舉。俗姓顧。海隅人也。發跡何陽大福山。
遊學江淮諸勝寺。達允迪中和克完戒法。專講南山

律鈔。後求涅槃圓音法華止觀。復通陰符老莊百家之書。其餘分時之學。盡二王之筆迹。後隨方參禪。詣于宗極。俄屬武宗滅法。歎曰。我生不辰。不自我後。由是寢默山棲。委裘遁世。而無悶焉。宣宗重建法幢。荐興精舍。合境民人。皆達之化導。故太守韋曙特加崇重。身不衣繒纈。室唯蒙薜蘿。四眾知歸。諸方慕化。其潔白鶴鷺如也。咸通十二年。合郭僧民。請紹四眾教誨。或遊遨垌牧。或嘯傲海壖。不出林麓。動經數載。雖貴士單車詣門。莫得而見。於七五言詩。追用元和之體。著青山履道歌。播人脣吻。忽於自恣明辰。鳩眾於

長廊合掌遂申長別。辭甚剛正。因臥疾不起。絕食七日而逝。實咸通十五年九月十六日也。春秋七十四。僧臘五十一。門人會清傳朗。奉靈柩殯於寺之東南三百步。後年卽墳起塔。潁川陳言撰塔銘。邑大夫汝南周思輯爲檀信。乾符四年立碑焉。

唐越州開元寺丹甫傳

釋丹甫者。不知何許人也。性多警達。言必剛直。講授唯勤。執持雅正。會稽風土。律範淵府也。甫之唱導。從之者若玄金之就磁石焉。本習業於巨文律師法集。文卽省躬之游夏也。甫卽躬之嗣孫。順正命章幹通。

祕蹟。越白曇一玄儼之後。罕能追躡。甫之聲塵邁於前烈。然爾時允文匠手相部風行。甫介於大律之閒。行事之時。草從風偃焉。咸通末。出門生智章等傳講。今亦法嗣存焉。或聞著手記。尋且未獲。吁。惜哉。

唐吳郡嘉禾靈光寺法相傳

釋法相。姓俞氏。吳長水人也。天寶中誕育。爲嬰兒卓異。七歲投師受經法。三浹旬誦通法華全部。弱冠往長安安國寺得滿足戒。卽大曆中也。便於上京習毗尼道。諸部同異無不該綜。涉十一載蔚成其業。傳法東歸。請學者如林。吳郡太守奏於開元寺置戒壇。相

預臨壇之選。尊充依止兼眾推爲寺綱管。恆施二眾
歸戒。行佩漉囊。器不畜長。每有鳥棲於座側。馳斥不
去。會昌元年二月十日午時三刻。告弟子清濬清高。
吾當滅矣。儼然累足右脇而逝。時眾晝間管絃清亮。
乃天樂也。夕覩異光。春秋八十九僧臘六十九。四月
遷塔於來蘇鄉之原。白塔是也。後弟子率義州刺史
曹信大理司直吳方重修塔。發之見相遺骨若銅色。
舌相不壞若芙蓉焉。齒全四十二。香湯沐之重葬。蓋
景福二年癸丑歲五月二十二日也。高弟子公靜。靜
弟子行蘊。蘊弟子仁表。表弟子玄杲。杲本清白之僧。

也。同鴻啓重修靈光一寺。爲兵革殘毀之後也。杲公啓公後偕隱天台。習禪觀。相次終於山。焚之。皆獲舍利焉。

唐天台山國清寺文舉傳

釋文舉。姓張氏。婺州東陽人也。年甫至學。遂投師請法。十九落髮。始墮息慈。貞元三年。敕度得戒。後十五年。閒以四分律爲學。時術之晝夜翹勤。遂登講訓。次通法華經疏義。得智者之膏腴焉。舉身量六尺餘。其形如山。其貌如玉。靜若止水。動如浮雲。目不迴視。口無戲言。四威儀中。無非律範。丹正二眾。仰爲繩準。其

奔走他方聽受者。與佛窟則公禪道。並驅而相高也。尋敕爲國清寺大德。先是智者大師荅隋煬帝問。立七日金光明道場。每年九月遐邇征鎮侯伯差人送供。事旣無礙。黑白二眾無遠不屆。人纔填委。飲食闕焉。典座僧患之。大和中主事僧清蘊。咨謀於舉。置寺莊田十二頃。自此光明會不聞告乏。舉之功歟。以會昌二年五月化去。門人幼清立塔於寺之西峯。春秋八十三。僧夏五十五。韓乂爲碑頌德也。

唐會稽開元寺允文傳

釋允文。字執經。姓朱氏。今秀州嘉禾人也。權輿九歲。

厥父云亡。然理命捨文奉佛。師授維摩法華二經。敏速之性再稔皆通。高達之士謂之重理耳。或戲問文曰。爾出家之後。擬營何事業乎。率然對曰。當陟蓮華臺而作師子吼。或訶誚之曰。耆宿前敢爾。或曰。志欲得大。此子將來未易測也。至十六歲削頂周羅。披安陀會。相次裹足。西上投嵩山臨壇大德遠和尚。邊獲無作法。時年二十三矣。是夏卽就中京攻相部律宗。并中觀論。補衣分衛。寒燠四周。旣扣義門。必入師室。立樞律範。尤見精微。大和五年。爲思定省忽歎歸歟。旣返故鄉。淹時寢疾。未遑講唱。後聞錢塘天竺寺講。

大涅槃經。蔚爲勝集。文往學焉。星歲未周。鋒芒且露。開成元年。因遊台嶠。止息越之嘉祥寺。眾藉清芬。甄命敷其經律。文戢約聽徒。頗爲嚴毅。常訓之曰。夫苾芻行非家法。具足別解脫。律儀眾同分。是其自性。於其形色。精進故。怖畏故。防守故。如是方疾得道果矣。不然則弟子旣墮。師道徒施。聞其警策。有涕泗交橫。悛心革行。思過半矣。會昌三年。移居靜林寺。專以涅槃宣導。屬乎武宗澄汰。例被搜揚。晝披縫掖之衣。夜著縵條之服。罔虧僧行。唯追俗譏。大中伊始。復振空門。重整法儀。乃隸名開元寺三十人數。七年。寺之耆

舊命講律乘。乾符三年丙申秋。罷講覽藏經。以中和二年壬寅六月二十九日。微疾作而長逝。高齡七十有八。法臘五十五。其年七月十二日。葬於石奇山之陽。遺言不許封樹也。初文講演升座。學徒畏憚。喑鳴之際。人皆披靡。乃戒威德之若是。於嘉祥靜林今大善三寺。講相疏二十七座。大經二十五座。其爲人也。貌古而脩長。銳頂而黥黑。執持密緻。振鷺在庭。未足方其潔也。然亦獵涉濡墨。慕白傳自作誌。預著方墳銘。藏於篋笥。門人懷益。因尋閱文籍。見而悲咽。遂從先師之志。建小塔焉。後門人懷肅思寂。命名德虛受。

增加後序。贊寧登會稽曾禮文真相。見法孫可翔苦節進修。叶杜多之行。故熟其事迹也。

梁京兆西明寺慧則傳

元表

釋慧則。姓糜氏。吳郡崑山人也。九歲博遊才義。總翫儒經。善種發萌。條然厭俗。以大中七年。就京西明寺出家。勤知諷誦。皆如曾習。九年於本寺承恩得度。十四年棲法寶大師法席。覆講當年敕補備員大德。咸通三年。就崇聖寺講俱舍論。并喪服儀。出三界圖一卷。七年於祖院代暢師講。十五年敕署臨壇正員。廣明元年。巢寇犯闕。關中俶擾。出華州下邽避亂。中和

二年至淮南。高公駢召於法雲寺。講罷還吳。刺史楊公苦畱。卻遊天台山國清寺挂錫。乾寧元年至明州育王寺。撰塔記一卷。出集要記十二卷。武肅王錢氏命於越州臨壇。以開平二年八月八日示疾坐亡。受生七十四法臘五十四。窆於鄞山之岡。八戒弟子刺史黃晟營塔。則生常不好許。直以撝謙推人爲上。除講貫外。輪誦經呪。自法華已降。可三四十本。以資口業。覽大藏教兩徧。講鈔七十徧。俱舍喪儀論語各數徧。清苦執持近古罕有。入室弟子希覺最露鋒穎焉。又元表者。貞諒之士也。言多峭直。好品藻人事。而高

義解。從習毗尼兼勤外學。書史方術無不該覽。早預京師西明寺法寶大師講肆。迨廣明中神都版蕩。遂出江表。居越州大善寺。講南山律鈔。諸郡學人無不趨集。表義理縱橫。善其談說。每揮麈柄。聽者忘疲。號鑑水閣黎。著義記五卷。亦號鑑水。出門人清福冠其首焉。

梁蘇州破山興福寺彥偁傳

壽閣黎

釋彥偁。姓龔氏。吳郡常熟人也。揭厲戒津。錙銖塵務。勤求師範。唯善是從。末扣擊繼宗記主。得其戶牖。乃於本生地講導。同好鳩聚。律風孔扇。號爲毗尼窟宅。

焉。先是海隅巫咸氏之遺壤。招真治之舊墟。古寺周圍不全。塹垣而已。嘗一夜有虎中獵。人箭伏於寺閣。哮吼不止。俛憫之。忙係鞵。秉炬下閣。言欲拔之。弟子輩扶遏且止者三四。伺其更闌各睡。乃自持炬就拔其箭。虎耽耳舐矢鏃血。顧俛而瞑目焉。質明獵師朱德就寺尋虎。俛告示其箭。朱德恡心罷獵焉。武肅王錢氏知重。每設冥齋。召行持明法。時覆肩衣自肱而墮。還自搭上。或見鬼物隨侍焉。所謂道德盛則鬼神助也。以貞明六年六月終於山房。年九十九歲云。次壽閣黎者。淮浦左右貞諒不羣。防護正念時。少雙偶。

傳南山律鈔極成。不看他面。唐季楊氏奄有廣陵。頻召供施。四遠崇重。食唯正命。不畜盈長。戶不施關。及臨壇度弟子。正秉羯磨。未周三法。忽爾坐亡於覆釜之畔。聞見驚歎歟。

後唐天台山福田寺從禮傳

釋從禮。襄陽人也。善事父母。頗揚鄉里之譽。迨喪偏親。乃果決捨家。於時年已壯矣。及登具足。請師傳授戒文。念性殊乖。卒難捨本。往往睡魔相撓。禮忿其昏濁。作鐵錐刺額。兼掌。由是流血。直逾半稔。方遂誦通。白爾精持律範。造次顛沛。必於是。以梁乾化中遊天

台。乃挂錫於平田精舍。後推爲寺之上座。持重安詳。喜慍不形於色。唯行慈忍。恆示眾曰。波羅提木叉是我大師。須知出家非戒。則若猿獐之脫鎖焉。每所行持切於布薩。誡眾令護惜浮囊。時夏亢陽。主事僧來告將營羅漢齋。奈何園蔬枯悴。請闍黎爲祈禱。禮者但焚香於眞君堂。眞君者周靈王太子。久聞仙去。以仙官受任爲桐栢真人右弼。王領五嶽司侍帝晨。王子喬來治此山。是故天台山僧坊道觀皆塑右弼形像。薦以香果而已。自此俗閒號爲山王土地。非也。時主事向仙祠而呪曰。上座要雨以滋枯悴。至夜雲起。

雨霏三日而止。又僧厨闕用水槽棧而山上有赤樹中爲材。來白禮。禮曰。某向真君道去。但庀徒具器以伺之。無何大風卒起。曳仆其樹。取用足焉。其感動鬼神率多此類。兩浙武肅王錢氏聞之。召入州府。建金光明道場。檀施優渥。迴施眾僧。身唯一布納。通夜不寐。一食常坐。且無盈長。同光三年乙酉歲冬十一月入滅。春秋七十九。僧臘五十二。火葬收舍利。立塔存焉。

後唐杭州真身寶塔寺景霄傳

釋景霄。俗姓徐氏。丹丘人也。初之聽涉在表公門。後

慕守言閣黎義集。敷演於丹正。執性嚴毅。寡與人交。狷急自持。多事凌轡。形器惡弱。後納請往金華。東白山獎訓初學。時有江西徽猷律匠。出義記曰龜鑑錄。多學彭亨。領徒到霄寺。正值講次。當持犯篇。再三歎賞。自此聲溢。價高。每晨滴茶。一旦化爲乳焉。著記二十卷。號簡正。言以思擇力故。去邪說而簡取正義也。武肅王錢氏。召於臨安故鄉。宰任竹林寺。未幾命赴北塔寺臨壇。天成二年也。次命住南真身寶塔寺。終焉。遷葬於大慈山塢。以本受師號。塔曰清涼是歟。

後唐東京相國寺貞峻傳

釋貞峻。姓張氏。鄭州新鄭人也。唐張果先生之襲孫。今滎陽有張果里。其墳楸櫨存焉。峻風度寬裕。髫齡不弄。年十四。忽超然離俗。人莫我知。雖二親褰衣昆弟截路。終弗能沮之。乃投相國寺。歸正律師出家。神機駿發。乍觀可驚。雖背碑覆碁。彼不足多也。未幾。諷徹淨名仁王諸經。計數萬言。時同儕戲之曰。汝是有腳經笥也。峻辭讓斯題。恭遜而已。及削染爲僧形。卽聽俱舍論。隨講誦頌八品。計六百行。至十八升論座。年滿於嵩山會善寺戒壇院納法。因棲封禪寺。今號開寶律院。學新章律疏。二十三策名講授。長宿稱奇。

當大順二年。災相國寺。重樓三門。七寶佛殿。排雲寶閣。文殊殿。裏廊。計四百餘間。都爲煨燼。時寺眾惶惶。莫知投跡。或曰。如請得峻歸寺。寺可成矣。乃相率往。今開寶。堅請峻歸。充本寺上座。前後數年。重新廊廡。殿宇增華。又請爲新章宗主。復開律講。僧尼弟子。日有五十餘人。執疏聽采。峻之律行。冰雪相高。暑無裸意。寒止衿衣。食惟知量。清約太過。乾化元年。臨壇秉法。及梁朝革命。所度僧尼。計三千餘人。以同光二年夏四月十二日。微疾而終。春秋七十八。法臘五十八。葬於寺莊。祔慧雲禪師塔焉。

漢錢塘千佛寺希覺傳

釋希覺字順之。姓商氏。世居晉陵。覺生於溧陽。家系儒墨。屬唐季喪亂。累被剽略。自爾貧窶。嘗傭書於給事中羅隱家。偶問名居。隱曰。毗陵商家兒何至於此。歎息再三。多與顧直勸歸鄉修學。至年二十五。歎曰。時不我與。或服冕乘軒。皆一期爾。忽求出家於溫州開元寺。文德元年也。龍紀中受戒。續揣摩律部。稟教於西明寺慧則律師。時在天台山也。則乃法寶大師之高足。廣明中關中喪亂。避地江表。覺始窺其牆。終見室家瓌富。以則出集要記。解南山鈔。不稱所懷。何

耶。古德妄相穿鑿。各競師門。流宕忘返。覺遂著記。廣之曰增暉錄。蓋取曹植云。螢燭末光。增暉日月。謙言增暉集要之日月也。二十卷成部。浙之東西盛行。斯錄暨乎則公長往。乃講訓於永嘉。武肅王錢氏季弟鐸牧是郡。深禮重焉。尋爲愚僧所誣訴。釋而不問。徙於杭大錢寺。文穆王造千佛伽藍。召爲寺主。借紫私署曰文光大師焉。四方學者騁驚而臻。覺外學偏多。長於易道。著會釋記二十卷。解易至上下繫及末文甚備。常爲人敷演此經。付授於都僧正贊寧。及乎老病。乞解見任僧職。旣遂所懷。唯嘯傲山房。以吟詠爲

樂年八十一。然猶抄書籍異本。曾無告倦。未終之前。捨衣物作現前僧得施。復普飯一城僧。自此困憊。每睡見有一人純衣紫服。肌膚軟弱如綿繢焉。意似相伴。纔欲召弟子將至。此人舒徐下牀。後還如故。親向贊寧說此。某知是天人耳。囑託言畢而絕。享年八十五。生常所著。擬江東讒書五卷。襍詩賦十五卷。注林鼎金陵懷古百韻。詩襍體四十章。覺之執持未嘗弛放。勤於講訓。切於進修。學則彌老而不休。官則奉身而知退。可謂高尙其事。名節俱全。長者之風藹然如在。所居號釋氏西齋。慕吳兢之蘊積編簡焉。

周東京相國寺澄楚傳

釋澄楚。姓宗氏。不知何許人也。爰祖暨考。偕賁正園。高蹈不仕。母趙氏。妊楚也。忽畏羶臊之臭。及乎誕生之夕。光爛充室。鄰落咸驚。洎當七歲。親黨攜之入寺。見佛像。輒嗟歎而作禮。歸家問父曰。唯佛獨爾。餘者如何。父曰。蠢動皆佛。何況人矣。楚曰。兒願學佛。聊報二親劬勞。其父默而許旃。至十歲。於相國寺禮智明爲師。未幾有童子聚戲。而招誘之。楚曰。汝何愚騃。好嬉戲耶。且雪山善財亦童子。還如是否。旁有聞者。奇之曰。子異日成法門偉器必矣。受具已來。習新章律。

部獨能輒入毗奈耶窟穴。然其擊難酬答。露牙伸爪。時號律虎焉。王公大人請益者。日且眾矣。晉高祖聞而欽仰。詔入內道場。賜紫袈裟。尋署大師號真法焉。自此皇宮妃主。有慕法者。求出家。命楚落髮度戒。表裏冰霜。更無他物。命爲新章律宗主焉。以顯德六年十月十一日無疾而終。首北面西。示佛涅槃相也。俗齡七十一。僧夏五十。始末臨壇度僧尼八千餘人。門人慧照等。依西域法焚之。得碎身分。構甌塔緘藏之。左街首座悟皎。作舍利塔記焉。系曰。楚師明律時號宗主者何。通曰。律有三宗。礪素

宣是歟。宗各有主。故云也。觀夫是名也。豈無稽古乎。通曰。宗主二字。出阿含經也。論曰。原夫人有人法。禁戒威儀是也。天有天法。光潔靜慮是也。我佛利見。據於大千。化境斯寬。法門必眾。舉其會要。不過戒也。定也。慧也。此三爲路。出其生死之鄉。專一爲門。通其涅槃之域。若乃資乎急用。在乎毗尼。毗尼防閑三業。三業皆淨。六塵自祛。聖賢踐修。何莫由斯道也。故論云。生死流轉者。三縛縛心。心難解脫。當知此唯善說法。律能令解脫。非由惡說。因是而窺。禁律乃度世之檢括也。且夫菩薩戒淨。則彰離垢之名。辟支戒完。則引

無師之智。聲聞戒足。時俱解脫而可期。內眾戒堅。招
感人天之不墜。由是觀之。戒法之時大矣哉。自所推
能。從言索理。則毗尼也。木叉也。因則聲教律焉。果則
別解脫焉。直以時論。三世諸佛咸同制也。橫從界說。
十方淨刹悉共行之。所以優波離過去七佛咸以戒
律囑累之。論云。戒如捉賊。善擒制也。定如縛賊。用機
械也。慧如殺賊。清道路也。以此成功立效。克取究盡。
三菩提者。決達清靜之域也。戒律之功。功無與比。矧
以此法。在師而不在資。唯聞佛制。行內而不通外。無
許俗傳。故曰曲授祕方。賜諸內眾。事有懸合。物宜象

求在乎家人。嚴君設訓。家人嗃嗃。同佛制教焉。婦子
嘻嘻。同佛聽門矣。一聽一制。見其猛以濟寬。一陰一
陽。見其開物成務。夫如是。知戒律是佛之家法明矣。
大則三聚。感三身於果中。小則形俱。持盡形於因地。
受既如是。隨則若何。有威儀焉。有細行焉。爲有順違。
乃生持犯。由是繁廣。因事制宜。及佛泥丸集成律藏。
初唯水乳相合。一家之業無殊。後則參辰各墟。五部
之分不類。夢氎之占徵矣。宗輪之論作焉。剡浮樹高。
分影猶歸於月窟。阿耨池溢。下流須到於孟津。迨夫
大教東傳。楚書西至。甘露本天人之食。漢土爭嘗。金

烏還海上之飛。東方舊識。除經已譯。問律何傳。起後漢靈帝建寧三年。初翻義決律。次有比丘諸禁律。至卽曹魏法時。三藏遊於許洛。覩魏土僧無律範。於嘉平中。譯羯磨僧祇戒本。此乃此方戒律之始也。自爾薩婆多律。先化關中。五分僧祇。風行雨施。迦葉遺部戒本。獨來婆薐富羅。聞名而已。況乎僧祇部者。法顯賁歸諸師判注。云是根本。大眾所傳。非是百載五宗也。今著傳家疑其未可。何耶。所覽僧祇現本。止三十卷文。因有數疑。一本小而末大。謂諸部文多僧祇卷略二中不含五部意。三不應大集懸記也。或曰。此略本傳此方。

猶法華華嚴等經。鉅萬億頌中略出一分也。僧祇亦爾。又說曇無德律。譯有重單。準僧傳止覺明口誦也。若據律序。有支法領重譯之文焉。如此古今相競。且無指歸。以義交徵。其辭必息。尋律文本。卽知異同。如眾學戒初題云。尸叉闍賴尼。如破伊蘭葉。言此是覺明本也。如言式叉迦羅尼。如破伊羅葉。卽是支法領本也。又一本三十卷。一本六十卷。謂紙墨分開不定。非也。分三十爲六十。不其太相懸謬矣。若斯二譯。皂白已分。復次元魏已前。諸受戒者。用四分羯磨納戒。及平行事。卽依諸律爲隨。何異乎執左氏經本。專循

公羊之傳文也。至魏孝文世。有法聰律匠。於北臺山
始手披口釋。道覆律師隨聽抄記。遂成義疏。權輿既
爾。肯構繁乎。天輪而只候中星。大鼎而唯提附耳。鄴
中法礪。唐世懷素。新舊兩名。各擅其美。礪乃成實。有
部。受體雙陳。素唯尋祖。薩婆開宗。獨步其有。終南上
士。澄照大師。盼蠶三生。逡巡千里。交接天人之際。優
遊果證之中。知無不爲。繩憊糾謬。以護持教法爲已
任者。實一代之偉人焉。是以天下言行事者。以南山
爲司南矣。丁乎大曆。新舊疏家。互相短長。敕集三宗
律師。重加定奪。時如淨爲宗主。判定二家。當建中中。

始言楷正。號僉定疏是也。至今東京三宗並盛。至於
乘法出沒不倫。殊塗同歸。師資尙異。至若成公演化。
靈寧敷揚。不離三輔之間。俱儻百工之巧。文綱道岸。
自北徂南。發正輔篇。從微至著。道流吳會。實賴伊人。
淨公作評家之師。源尙致感通之瑞。或抗表論沒官
之物。或成圖證結界之非。或傑立一方。或才雄七眾。
述鋒芒之義記。出豕亥之疑文。或擘帖紛拏。或整齊
齟齬。若匪乘時之哲。便應逸氣之英。不令像運之中。
微降年唯永。終使壽星之下。照法命唯長。道假人揚。
其在茲矣。近以提河水味。轉不如前。座像塵埋。仍觀

更沒大小乘之交惡。上中下之相凌。活寄四邪。行違
七聚。威儀旣缺。生善全虧。謂律爲不急之文。放僧落
自由之地。馬令脫轡。象闕施鉤。不習律儀。難調象馬。
遂令教法日見凌夷。短則行果微亡。折則年齡減少。
合夫洪範中凶短折也。又曰。慈父多敗子。脫或翻惡
歸善。變犯成持。或眾主之勸修。或名師之訓導。假王
臣之外護。必法教之中興。如是則同五福中之一壽。
五考終命歟。又曰。嚴家無格虜。故云毗尼是正法之
壽命焉。此科所班。乃是鍊金液。轉還丹之手。勸人服
之。使其近添其壽。遠則昇仙。故我世尊。凡制一戒。獲

其十利功德意在令正法久住耳。

高僧傳三集卷第十六終

音釋

峴戶顯切 嶺山名 獫狁獫虎儉切狁奴別號也 璽息里切王

顓魚容切 儻丁含切 禍陟葉切 嬪符真切 塤塤況袁切

塤簾並切 簪組簪側吟切 杲胥里切 藁藁枯切

藁藁枯切 薨薨切 垆垆切 藁藁枯切 藁藁枯切

居居質切 逌胡館切 邽公圭切 撝于嬌切 舐神紙切 獯獯居切

切切 大大切 袷袷切 袷袷切 剽剽切 鐸戶華切 嗃各切

樂樂切 僊僊切 齟齬齟齬切 齟齬齟齬切 齟齬齟齬切

高僧傳三集卷第十七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敕撰

護法篇第五

正傳十八人
附見一人

唐京師大莊嚴寺威秀傳

釋威秀不知何許人也。博達多能講宣是務。志存負荷。勇而有儀。其於筆語。揆張特推明敏。無何天皇卽位。龍朔二年四月十五日。敕勒僧道咸施俗拜。時則僧徒惶惑。罔知所裁。秀嗟教道之中微。歎君王之慢法。乃上表稱沙門不合拜。徵引諸史。爰厯累朝。抑挫。

朝纔發令。夕又改圖。皆非遠略也。方引經律論以爲量。果詞皆婉雅。理必淵明。如云。故出家不存家人之禮。出俗無霑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不易之令典也。表上敕百官集中臺都議其事。時朝宰五百三十九人請不拜。三百五十四人請拜。時大帝至六月。敕不拜君而拜父母。尋亦廢止。秀之爲法實謂忘身乎。抗表之際。當年四月二十一日也。時京邑僧等二百餘人往蓬萊宮申表上請。時相謂秀等曰。敕令詳議。拜否未定。可待後集。秀等乃退。於是大集西明寺。相與謀議。共投啓狀。聞諸達官貴戚若救頭然。時宣律

師上雍州牧沛王啓。別上榮國太夫人啓等。秀之批鱗。所謂以身許法也。

唐京兆大興善寺復禮傳

釋復禮。京兆人也。俗姓皇甫氏。少出家。住興善寺。性虛靜。寡嗜欲。遊心內典。兼博立儒。尤工賦詠。善於著述。俗流名士皆仰慕之。三藏地婆訶羅。實叉難陀等。譯大莊嚴華嚴等經。皆敕召禮。令同翻譯。綴文裁義。實屬斯人。天皇永隆二年辛巳。因太子文學權無二。述釋典稽疑十條。用以問禮。請令釋滯。遂爲荅之。撰成三卷。名曰十門辯惑論。賓主酬荅。剖析稽疑。文出

於智府。義在於心外。如斯荅對。堅陣難摧。赤旛曳而
魔黨降。天鼓鳴而脩羅退。權文學所舉稽疑數義也。
於餘則難。在禮殊易。何邪。蓋不知教有弛張。文存權
實。謂爲矛盾。故行弔伐之師。如小偏裨。須請軍門之
命。無二旣披來論。全釋舊疑。乃復書云。續晨鳧之足
鑿混沌之竅。百年之疑一朝頓盡。永遵覺路。長悟迷
源。熱煩惱之薪。餐涅槃之飯。請事斯語。以卒餘年云。
此雖一時之解紛。實爲萬代之龜鑑也。禮之義學時
少比儔。兼有文集行於代。加復深綜玄機。特明心契。
作真妄頌。問天下學士。擊和者數人。當草堂宗密師。

銓擇臻極。唯清涼澄觀得其旨趣。若盧郎之米粒矣。餘未體禮師之見。故唐之譯務禮爲宗匠。故惠立謂之譯主。譯主之名起於禮矣。妙通五竺融貫三乘。古今所推世罕倫匹。其論二軸編入藏。酬外難之攻。但用此之戈盾也矣。

唐京兆魏國寺惠立傳

釋惠立。本名子立。天皇改爲惠立。俗姓趙氏。天水人也。遠祖因官徙寓新平。故爲豳人焉。爰祖及父俱馳高譽。立即隋起居室人司隸從事毅之第三子也。生而岐嶷有棄俗之志。年十五貞觀三年出家。住豳州。

昭仁寺。此寺卽破薛舉之戰場也。立識敏才俊神清道邁。習林遠之高風。有肇融之識量。聲譽聞徹。敕召充大慈恩寺翻經大德。次補西明寺都維那。後授太原寺主。皆降綸旨。令維寺任。天皇之代。以其博考儒釋雅著篇章。妙辯雲飛。益思泉湧。加以直詞正色。不憚威嚴。赴火蹈湯。無所屈撓。頻召入內。與黃冠對論。皆愜帝旨。事在別傳。立以立奘法師求經印度。若無紀述。季代罕聞。遂撰慈恩三藏行傳。未成而卒。後廣福寺沙門彥棕續而成之。總十卷。故初題云。沙門惠立本。釋彥棕箋。是也。立削藁云畢。慮遺諸美。遂藏諸

地府世莫得聞。爾後臨終。令門侍掘以啓之。將出。乃卽終焉。初立見尙醫奉御呂才。妄造釋因明圖注三卷。非斥諸師正義。立致書責之。其警句有云。奉御於俗事少閑。遂謂眞宗可了。何異乎鼯鼠見金竈之堪陟。乃言崑山之非難。蛛蝥覩棘林之易羅。亦謂扶桑之可網。不量涯分。何殊此焉。才由茲而寢。太常博士柳宣聞其事。息乃歸信。以書檄翻經僧衆云。其外禦其侮。釋門之季路也。

唐洛京佛授記寺立疑傳

釋立疑。俗姓杜氏。幼入立門。纔通經法。黃冠之侶。推

其明哲。出類逸羣。號杜父鍊師。方登極籙。爲洛都大
恆觀主。遊心七略。得理三玄。道術之流。推爲綱領。天
后心崇大法。揚闡釋宗。又悟其食蓼非甘。卻行遠舍。
願反初服。嚮佛而歸。遂懇求髻落。詔許度之。住佛授
記寺。尋爲寺都焉。則知在草爲英。在禽爲雄。信有之
矣。續參翻譯。悉彼宗之乖謬。知正教之可憑。或問之
曰。子何信佛邪。疑曰。生死飈疾。宜早圖之。無令臨衢
整轡。中流竝柁乎。有若環車望斗。効鬼求仙。以此用
心。非究盡也。乃造甄正論一部。指斥其失。令歸正真。
施設主客問荅。極爲省要焉。疑不知厥終。

系曰。知彼敵情。資乎鄉導。或入必爭之境。免書弗地之譏。又猶秉燭宵征。便匪如人入閭。歷聞立疑。曾寄黃冠。熟其本教。及歸釋族。斥彼妄源。不須四月而試之。已納一城之歛矣。由是觀之。脫有迕逆之者。則曰。吾當說汝。真斯是之謂歟。

唐江陵府法明傳

釋法明。本荆楚人也。博通經論。外善羣書。辯給如流。戒範堅正。中宗朝入長安。遊訪諸高達。適遇詔僧道定奪化胡成佛經真偽。時盛集內殿。百官侍聽。諸高位龍象。抗禦黃冠。翻覆未安。餽飮難定。明初不預其

選。出場擅美。問道流曰。老子化胡成佛。老子爲作漢語化。爲作胡語化。若漢語化胡。胡卽不解。若胡語化此經到此土。便須翻譯。未審此經是何年月何朝代何人誦胡語何人筆受。時道流絕救無對。明由此公卿歎賞。則神龍元年也。其年九月十四日下敕曰。仰所在官吏。廢此僞經。刻石於洛京白馬寺。以示將來。敕曰。朕叨居寶位。惟新闡政。再安宗社。展恭禋之大禮。降雷雨之鴻恩。爰及緇黃。兼申懲勸。如聞天下諸道觀。皆畫化胡成佛變相。僧寺亦畫立元之形。兩教尊容二俱不可。制到後。限十日內。並須除毀。若故畱。

仰當處官吏科違敕罪。其化胡經。累朝明敕禁斷。近知在外仍頗流行。自今後。其諸部化胡經。及諸記錄有化胡事。並宜除削。若有蓄者。準敕科罪。其月洛京大恆道觀主桓道彥等。上表固執。敕批曰。朕以匪躬忝承丕業。雖撫寧多失。而平恕實專。矧夫三聖重光。立元統序。豈忘老教。偏意釋宗。朕志欵還淳。情存去僞。理乖事舛者。雖在親而亦除。義符名當者。雖有怨而必錄。頃以萬機餘暇。略尋三教之文。至於道德二篇。妙絕希夷之境。天竺有空二諦。理祕真如之談。莫不敷暢立門。闡揚至蹟。何假化胡之僞。方盛老君之

宗義有差違。文無典故。成佛則四人不同。論弟子則多聞舛互。尹喜旣稱成佛。已甚憑虛。復云化作阿難。更成烏合。鬼谷北郭之輩。未踐中天。舍利文殊之倫。妄彰東土。胡漢交禩。年代亦乖。履水而說涅槃。曾無典據。蹈火而談妙法。有類俳優。誣詐自彰。寧煩縷說。經非老君所制。毀之則匪曰孝虧。文是鄙人所談。除之則更彰先德。來言雖切。理實未安。宜悉朕懷。卽斷來表明之口。給當代無倫。援護法門。由之禦侮。惡言不入耳。其是之謂乎。

系曰。化胡經也。二教不平。其爭多矣。無若法明一言。

蔽之。設或凝神杼思。久不可酬。況復萬乘之前。孰能
卒對。昔楊素見嵩陽觀畫化胡。素曰。何不化胡成道
而成佛乎。道士無言。觀夫明之垂問。義含兩意。正爲
化胡成佛。旁豐諸天仙言語。與人不同。天言傳授諸
經。是誰辯譯。其猶一箭射雙鳧。又若一發兩縱之謂
歟。

唐潤州石圯山神悟傳

釋神悟。字通性。隴西李氏之子。其先屬西晉。版蕩遷
家於吳之長水也。世襲儒素。幼爲諸生。及冠。忽嬰惡
疾。有不可救之狀。咎心補行力。將何施。開元中。詣溪

光律師請耆域之方。執門人之禮。師示以遣業之教。一曰理懺。二曰事懺。此二者聖之所授。行必有徵。遂於菩提像前。秉不屈之心。熬難捐之指。於時有異光如月。腫朧紺宮。極苦可以感神明。至精可以動天地。蓋人之難事歟。天寶四年。受具足戒。身始披緇。八年。舉尤異行名。隸於寺。逮其晚節。益見苦心。每置法華道場九旬。入長行禮念。觀佛三昧。於斯現前。因語門人曰。夫陰薄日。以何傷。風運空。而不動。苟達於妄。誰非性也。方結宇於勞勞山東。中據石圯。達分仙徑。諸猛獸馴於禪榻。祥雲低於法堂。中夜有山神現形。謂

悟曰。弟子卽隋故新成侯曹世安。生爲列侯。死典南嶺。今師至止。願以此地永奉經行。言訖隱而不見。故吏部員外李華殿中侍御史崔益同謁悟。嘗問孔老聖教優劣。請陳題品。對曰。路伽邪典籍皆心外法。味之者勞而無證。其猶澤朽思華。乾池映月。比其釋教。夫何遠乎。如是往復應荅如流。華益拱手無以抗敵。其扞護釋門。疆場疇敢侵軼乎。華乃一代之文宗。與蕭穎士齊名。筆語過之。若此之儒。孰能觝角也。凡諸不逞之徒。疑經難法者。悟必近取諸身。遠喻於物。如理荅酬。無不垂頭搭翼者。十年辛卯春。寢疾加趺坐。

高僧傳三集卷一
而逝。享齡六十三。法臘二十六。闍維之日。獲舍利五百餘粒。珠顆纍纍。粲然在矚。門人湛一圓一等。主之遷塔焉。

唐金陵鐘山元崇傳

璿禪師

釋元崇。俗姓王氏。瑯琊臨沂人也。晉丞相始興文獻公子。薈之後。自南朝淪廢。世居句容。祖禰已來。非賢卽哲。崇幼而孤秀。嶷若斷山。心喻芙蕖。形同玉潔。風塵不襍。立志夷簡。時年十五。奉道辭家。負笈洞天。餐霞臥雲。師範陶許。精研妙句。獨證微隱。乃恐至理未融。解脫方阻。因歸心釋典。大暢佛乘。三教齊驅。邁心

世表。於是聲振吳越。緇素異焉。採訪使潤州刺史齊平陽公聞其行業。虛伫久之。適會恩制度人。哀充舉首。以開元末年。因從瓦官寺璿禪師諮受心要。日夜匪懈。無忘請益。璿公乃揣骨千里。駿足可知。因授深法。崇靈臺。虛徹可舍。百神心鑑。高懸塵無私隱。旣而聲價光遠。物望所知。金陵諸德。請移所配。棲霞寺。春秋逾紀。服勤道務。彝倫有敘。時眾是瞻。至德初。並謝絕人事。杖錫去郡。厯於上京。徧奉明師。棲心閑境。罕交俗流。遂入終南。經衛藏。至白鹿。下藍田。於輞川得右丞王公維之別業。松生石上。水流松下。王公焚香。

靜室與崇相遇。神交中斷。於時天地未泰。豺狼構患。朝賢國寶。或在適軸。起居蕭舍人昕與右丞諸公。並碩學雄才。尊儒重道。偶茲一會。抗論彌日。鉤深索隱。襟期許與。王蕭歎曰。佛法有人。不宜輕議也矣。及言旋河洛。登陟嵩少。懷達磨之旨要。得華嚴之會歸。聲價漸高。衣冠羨仰。京師名德咸請住持。志在無爲。翛然不顧。乃放浪人世。追蹤道流。考盤靈蹤。遂東適吳。越天台。四明清心養素。數年之後。遐想鐘山。飛錫舊居。考以雲房。道俗咸喜。王反山輝。大曆五年。刺史南陽樊公雅。好禪寂。及屬縣行春。順風稽首。諮請道要。

益加師禮矣。時道俗以爲此寺靈勝。遊憩者多。監主護持。須選名德。僉議無以易禪師者。崇頻告辭懇苦。眾咸再三。事不獲已。順受彌縫。其閒總二十年。藉四方之財。因道化之力。樂櫨雲構。丹艘日新。蓋存乎無爲。無所不爲者也。功成身退。安禪高頂。前後學徒。詎可勝計。至大曆十二年。示疾言歸。不加藥餌。八月二日卒於山院。春秋六十有五。臨終命門人無令封樹。弟子如泉澄添等。奉全師教。以其月八日瘞於攝山之陽。依巖爲窟。累石不磨不礱。遵遺誥也。崇身長六尺。儀表端肅。望之儼然。卽之生畏。意密情恕。心和行

高天姿龍象生此歧嶷享齡非永惜哉弟子等共建豐碑以紀化跡樹於寺之門首焉。

唐京兆大安國寺利涉傳

釋利涉者本西域人也卽大梵婆羅門之種姓夙齡疆志機警溢倫宗黨之中推其達法欲遊震旦結侶東征至金梭嶺遇玄奘三藏行次相逢禮求奘度旣而羣經眾論鑿竅通幽特爾遠塵歸乎正道非奘難其移轉矣奘門賢哲輻湊涉季孟於光寶之閒其爲人也猶帛高座之放曠中宗最加欽重朝廷卿相感義與遊開元中於安國寺講華嚴經四眾赴堂遲則

無容膝之位矣。檀施繁熾。利動人心。有潁陽人韋玘。垂拱中中第。調選河中府文學。遷大理評事祕校。見涉講筵。幣帛堆積。就乞選糧所獲。未厭。表請釋道二教。定其勝負。言釋道蠹政可除。立宗詔三教各選一百人。都集內殿。韋玘先涉高座。挫葉靜能。及空門思明例。皆辭屈。涉次登座。解疑釋結。臨敵有餘。與韋往返百數千言。條緒交亂。相次抗之。棼絲自理。正直有歸。涉重問韋曰。子先登席。可非主耶。未審主人何姓。玘曰。姓韋。涉將韋字爲韻。揭調長吟。偈詞曰。我之佛法。是無爲。何故今朝得有爲。無韋始得三數載。不知

此復是何韋。涉之吟作百官悚然。帝果憶何韋之事。凜然變色曰。玎是庶人宗族。敢爾輕懷朕立元祖教。及凌轡釋門。玎下殿俯伏待罪。叩頭言。臣非庶人之屬。涉貴其鉗利口以解踈狂。奏曰。玎是關外之人。非立貞之族類。敕貶象州百姓。賜涉錢絹助造明教寺。加號明教焉。二教重熙涉之力也。因著立法幢論一卷。公卿閒有言曰。涉公是韋掾之膏肓也。涉曰。此舉也。矢在弦上。不得不發。自此京城無不改觀。言談講者以涉爲最焉。晚節遭其譴謫。漢東尋屬寬宥。移徙南陽龍興寺。時惠忠國師知重涉名。聊款關相謁曰。

納衣小僧向前某被門徒朝要連坐於此。適觀師當有貴氣。可作高道國德。勿同吾也。乃開篋提衣物。令忠師曳婁。由此襄鄧之人。皆驚涉如此懸記。忠師道聲又光闡焉。蓋涉望重之故也。上元二年。詔忠師入供養。肅宗時入宮起居。太上皇乃引忠見上皇曰。此人何如。利涉則知涉才業優長。帝王器重。復多著述。大曆中西明寺翻經沙門圓照撰涉傳成一十卷。足知言之多也矣。

唐越州焦山大曆寺神邕傳

釋神邕。字道恭。姓蔡氏。東晉太尉謨。卽度江祖十五

代孫也。因官居於暨陽。邕生於是邑。母宣氏始娠之際。率多徵異。襁褓中間。唱經聲。必有凝神側聽之貌。卅角聰晤過人。年十二。辭親學道。請業於法華寺俊師。每覽孔釋二典。一讀能誦。同輩者罕不欣慕。開元二十六年。敕度。隸諸暨香嚴寺。名藉依法華寺。立儼師。通四分律鈔。儼識其志氣。謂人曰。此子數年後。卒爲學者之司南矣。爾其勉之。儼新出輔篇律記。邕挾其膏腴。窮彼衢術。一宗學者。少能與其聯鑣方軌焉。性非局促。又從左溪立朗師。習天台止觀禪門法華。立疏梵網經等四教三觀等義。祕鍵載啓。觀性知空。

爰至五夏。果精敷演。吳會閒學者從之。天寶中。本邑
郭密之請居法樂寺西坊。恢拓佛舍。層閣摩霄。半澄
江影。廊宇完備。後乃遊問長安居安國寺。公卿藉其
風宇。追慕者結轍而至。方欲大闡禪律。倏遇祿山兵
亂。東歸江湖。經歷襄陽。御史中丞庾光先出鎮荆南。
邀畱數月。時給事中竇紹中書舍人苑咸。鑽仰彌高。
俱受心要。著作郎韋子春。有唐之外臣也。剛氣而膽
學。與之訓抗。子春折角滿座驚服。苑舍人歎曰。閣梨
可謂塵外摩尼論中師子。時人以爲能言矣。旋居故
鄉法華寺。殿中侍御史皇甫曾大理評事張河金吾

衛長史嚴維兵曹呂渭諸暨長正丹校書陳允初賦詩往復。盧士式爲之序引。以繼支許之遊。爲邑中故事。邕修念之外。時綴文句有集十卷。皇甫曾爲序。自至德迄大曆中。頻受請登壇度戒。起丹陽泊乎金華。其閒釋子皆命爲親教師也。又以縣南路通衢。婆其中百餘里。殊無伽藍。釋侶往來宴息無所。邕願布法橋接憇行旅。遂於焦山可以爲梵場也。得邑人騎都尉陳紹欽等。率羣信構淨刹。一紀方乃集事焉。前吏部侍郎徐浩出佐明州。以邦國聚落。乃白廉使皇甫溫。奏賜額曰大曆焉。先是中岳道士吳筠。造邪論數

篇斥毀釋教。昏蒙者惑之。本道觀察使陳少遊請邕
決釋老二教。孰爲至道。乃襲世尊之攝邪見。復寶琳
之破魔文。爰據城塹。以正制狂。旗鼓纔臨。吳筠覆轍。
遂著破倒翻迷論三卷。東方佛法再興。實邕之力歟。
末遊天台。又纂地誌兩卷。並附於新論矣。邕歔頤豐
角風韻。朗拔前後。廉問皆延置別榻。請爲僧統。以加
崇揖之禮。貞元四年戊辰歲十一月十四日。遇疾。遺
教門人趺坐端相。而歸寂於大曆法堂焉。以十二月
十四日。奉靈儀於寺北原。遵僧制也。報齡七十九。法
歲五十。明年冬十一月。方建塔矣。祕書省校書郎陸

淮爲其銘。上首弟子智昂靈澈進明慧照等咸露鋒穎。禪律互傳。至十一年戶部員外郎正上卿爲碑紀德焉。

唐朗州藥山唯儼傳

釋唯儼。俗姓寒。絳縣人也。童齒慷慨敏俊逸羣。年十七。從南康事湖陽西山慧照禪師。大曆八年納戒於衡嶽寺希澡律師所。乃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焉。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邪。遂謁石頭禪師。密證心法。住藥山焉。一夜明月陟彼崔嵬。大笑一聲。聲應澧陽東九十許里。其夜澧陽人皆聞其聲。盡云是東家明辰。

展轉尋問。迭互推尋。直至藥山。徒眾云。昨夜和尚山頂大笑。是歟。自茲振譽遐邇。喧然。元和中。李翱爲考功員外郎。與李景儉相善。儉除諫議。薦翱自代。及儉獲譴。翱乃坐此出。爲朗州刺史。翱閑來謁儼。遂成警悟。又初見儼。執經卷不顧。侍者白曰。太守在此。翱性褊急。乃倡言曰。見面不似聞名。儼乃呼翱。應唯曰。太守何貴耳。賤曰。翱拱手謝之。問曰。何謂道邪。儼指天。指淨餅曰。雲在青天水在餅。翱於時暗室已明。疑冰頓泮。尋有偈云。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相問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餅。又偈。選得幽居

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笑一聲。初翺與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爲文會之交。自相與述古言。法六藉。爲文黜浮華。尙理致。言爲文者。韓柳劉焉。吏部常論仲尼旣沒。諸子異端。故荀孟復之。楊墨之流。洗然遺落。殆周隋之世。王道弗興。故文中子有作。應在乎諸子左右。唐興。房魏旣亡。失道尙華。至有武后之弊。安史之殘。吾約二三子同致君。復堯舜之道。不可放清言而廢儒。縱梵書而猾夏。敢有邪心。歸釋氏者。有渝此盟。無享人爵。無永天年。先聖明神。是紂是殛。無何翺邂逅於儼。頓了本心。末由

戶部尙書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復遇紫玉
禪翁且增明道趣著復性書上下二篇大抵謂本性
明白爲六情玷汙迷而不返今牽復之猶地雷之復
見天地心矣卽內教之返本還源也其書露而且隱
蓋而又彰其文則象繫中庸隱而不援釋教其理則
從真捨妄彰而乃顯白心弗事言陳唯萌意許也韓
柳覽之歎曰吾道萎遲翺且逃矣儼陶鍊難化護法
功多迴是子之心拔山扛鼎猶或云易又相國崔羣
常侍溫造相繼問道儼能開發道意以大和二年將
欲終告衆曰法堂卽頽矣皆不喻旨率人以長木而

高僧傳三集卷一
枝柱之。儼撫掌大笑云。都未曉吾意。合掌而寂。春秋七十云。

系曰。嘗覽李文公復性二篇。明佛理。不引佛書援證。而徵取易禮而止。可謂外柔順而內剛逆也。故曰得象而忘言矣。經云。治世語言皆成正法者。李公有焉。儼公一笑聲徹遐鄉。雖未勞目連遠尋。而易例有諸隆墀永歎。遠壑必盈。道感如然。不知其然也。

唐京師章信寺崇惠傳

釋崇惠。姓章氏。杭州人也。穉穉之年。見乎器局。驚鳥難籠。出塵心切。往禮徑山國一禪師爲弟子。雖勤禪。

觀多以三密教爲恆務。初於昌化千頃最峯頂結茅爲庵。專誦佛頂呪數稔。又往鹽官硤石東山卓小尖頭草屋。多厯年月。復誓志於潛落雲寺遁跡。俄有神白惠曰。師持佛頂少結莎訶。令密語不圓。莎訶者成就義也。今京室佛法爲外教凌轢。其危若綴旒。待師解救耳。惠趨程西上。心亦勞止。擇木之故。於章信寺挂錫。則大曆初也。三年戊申歲九月二十三日。太清宮道士史華上奏。請與釋宗當代名流角佛力道法勝負。於時代宗欽尙空門。異道慣其偏重。故有是請也。遂於東明觀壇前架刀成梯。史華登躡如常磴道。

焉。時緇伍互相顧望推排。且無敢躡者。惠聞之。謁開府魚朝恩。魚奏請於章信寺庭樹梯。橫架鋒刃。若霜雪然。增高百尺。東明之梯極爲低下。時朝廷公貴市肆居民。駢足摩肩而觀此舉。時惠徒跣登級下層。有如坦路。曾無難色。復蹈烈火。手探油湯。仍餐鐵葉。號爲飢飢。或嚼釘線。聲猶脆飴。史華怯懼慙惶。掩袂而退。時眾彈指歎嗟。聲若雷響。帝遣中官輦庭玉宣慰再三。便賣賜紫方袍一副焉。詔授鴻臚卿。號曰護國三藏。敕移安國寺居之。白爾聲彩發越。德望峻高。代宗聞是國一禪師。親門高足。倍加鄭重焉。世謂爲巾

子山降魔禪師是也。

系曰。或謂惠公爲幻僧歟。通曰。夫於五塵變現者曰神通。若邪心變五塵事則幻也。惠公持三密瑜伽護魔法。助其正定。履刃蹈炎。斯何足驚乎。夫何幻之有哉。瑜伽論有諸三神變矣。

唐洛陽同德寺無名傳

釋無名。姓高氏。渤海人也。祖宦今西京。乃爲洛陽人矣。冲孺之齡。舉措卓異。口不啻辛血。性不狎諠譁。邈矣出塵。故難畱滯。年二十八。若瘦鴈之出籠。投師習學。依隨隸同德寺。及精律藏。解一字以無疑。聞有禪

宗思千里而請決。舉領整裘。開局見路。辭飛筆健思。若湧泉。因隨師遊方。訪祖師之遺跡。得會師付授心印。會先語諸徒曰。吾之付法。無有名字。因號無名也。自此志歷四方。周遊五嶽。羅浮廬阜。雙峯皖公。鑪嶺牛頭。剡溪若耶。天台四明。罔不詢問。風格高遠。神操朗澈。博識者覩貌便伏。僻見者發言必摧。時德宗方納鮮于叔明。令狐峒。料簡僧尼事。時名有表直諫。並停。尋時鮮于叔明。令狐峒等流南海。百姓至貞元六年。往遊五臺。居無定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於佛光寺先食訖。儼然坐化。春秋七十二。臘四十三。十一年。

闍維獲舍利一升。澤潞節度使李抱真建塔於佛光寺。貞元六年庚午歲也。或云名著疏解彌陀經焉。

唐廬山歸宗寺智常傳

釋智常者。挺拔出倫。操履清約。徧參知識。影附南泉。同遊大寂之門。乃見江西之道。元和中。駐錫廬山歸宗淨院。其徒響應。其法風行。無何。白樂天貶江州司馬。最加欽重。續以李渤員外。元和六年。隱嵩。少以著作徵起。杜元穎排之。出爲虔州刺史。南康曾未卒歲。遷江州刺史。渤洽聞多識。百家之書。無不該綜。號李萬卷矣。到郡。喜與白樂天相遇。因言潯陽廬阜山水。

之最。人物賢哲隱淪。論惠遠遺迹。遂述歸宗禪師善
談禪要。李曰。朝廷金榜。早晚有嗜菜阿師名目。白曰。
若然。則未識食菜阿師歟。白彊勸遊三林。意同見常
耳。及到歸宗。李問曰。教中有言。須彌納芥子。芥子納
須彌。如何。芥子納得須彌。常曰。人言博士學覽萬卷
書籍。還是否耶。李曰。忝此虛名。常曰。摩踵至頂。只若
千尺身。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無言。再思稱歎。續
有東林寺僧神建。講諸經論。問觸目菩提。常略提舉。
神建不體。乃發狀訟。常示惡境界。時李判區分。甚聞
詣理。常有異相。目耀重瞳。遂將藥燻手。恆磨錯不覺。

目眦俱紅。號赤眼歸宗矣。
系曰。佛理幽邃。一言蔽之者。玄解之言。逗猛利者。藥
妙疾輕之驗也。

唐杭州千頃山楚南傳

釋楚南。閩人也。俗姓張氏。爰在髫齡。冥然跪於父母
前。訴志出家。投開元寺曇藹師而受訓焉。當授經法。
目所經覩。輒誦於口。執巾侍盥。灑掃應對。頗能謹愿。
迨乎冠歲。乃落髮焉。詣五臺登戒。就趙郡學相部律。
往上都學淨名經。一律一經。略通宗旨。則知頓機不
甘爲漸教縛。遂往芙蓉山根性未發。謁黃蘗山禪師。

問荅雖多。機宜頓了。倏值武宗廢教。南遂深竄林谷。大中興教。出遇昇平。相裴公休出撫宛陵。請黃蘗出山。南隨侍。由此便詣姑蘇報恩寺。專行禪定。足不踰閩。僅二十餘載。乾符四年。蘇州太守周慎嗣嚮風。請住寶林院。又請居支硎山。至五年。昌化縣令徐正元。與紫溪戍將饒京同召住千頃慈雲院。訓示禪徒之外。唯儼然在定。逾月或浹旬。光啓三年前。兩浙武肅王錢氏請下山供施。昭宗聞其道化。賜其鹿胎衣五事。別資紫衣。文德六年二月。忽雙虹貫堂室。二鹿蹶然入寺。法堂梁折。至五月辭眾。後於禪牀垂兩足伸。

二臂於膝奄然而卒。春秋七十。僧臘五十六。遷塔於院西隅。大順二年壬子歲二月。宣州孫儒寇錢唐之封略。兵士發塔。見南全身不散。爪髮俱長。悔罪而去。南公平昔著般若經品頌偈一卷。破邪論一卷。以枝梧異宗外敵。見貴於時也。

唐南嶽七寶臺寺玄泰傳

釋玄泰者。不知何許人也。性摻方正。言不浪施。心靜之情。義而後動。所居蘭若。在衡山之東。號七寶臺。不衣蠶縷。時謂泰布納歟。從見德山禪師。豁如白適。誓不立門徒。逍遙求志。而於詞筆。筆若有神。四方後進。

巡禮相見。皆用平懷之禮。嘗以衡山之陽。多被山民
莫徭輩。斫木燒山。損害滋甚。泰作畚山謠。遠邇傳播。
達於九重。敕責衡州太守禁止。岳中蘭若。由是得存。
不爲延燎。泰之力也。終年六十五。臨逝說偈曰。不用
髣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炎。千足萬足。偈終垂一足而
逝。閣維收舍利。耐堅固。大師塔左。營小浮圖焉。又爲
象骨偈。諸禪祖塔銘歌頌等。好事者編聚成集。而行
於代焉。

唐京兆福壽寺玄暢傳

釋玄暢。字申之。俗姓陳氏。宣城人也。暢爰在弱齡。便

持異操。戲則聚沙爲塔。摘葉爲香。年九歲。於涇邑水西寺。依清逸上人。教授經法。年十九。削髮。二十歲。往福州兜率戒壇。受具足戒。聽掇律科。深得宗旨。新繒細縷。一染色佳。而往越中。求聞異說。仰京室西明寺。有宣律師舊院。多藏毗尼教迹。因栖惠正律師法席。自入京華。漸萌頭角。受京城三學大德益。廣見聞。方事講談。遽鐘堙厄。則會昌廢教矣。時京城法侶頗甚。徬徨兩街。僧錄靈宴。辯章同推暢爲首。上表論諫。遂著歷代帝王錄。奏而弗聽。由是例從俗服。寧弛道情。龍蛇伏蟄。而待時。玉石同焚。而莫救。殆夫武皇厭代。

宣宗在天。坏戶重開。炎崗息熾。暢於大中中。凡遇誕辰。入內談論。卽賜紫袈裟。充內外臨壇大德。懿宗欽其宿德。蕃錫屢臻。乃奏修加懺悔一萬五千佛名經。又奏請本生心地觀經一部八卷。皆入藏。暢時充追福院首領。又充總持寺都維那。尋署上座。暢講律六十座。度法者數千人。撰顯正記一十卷。科六帖名義圖三卷。三寶五運三卷。雖祖述舊聞。標題新目。義出意表。文濟時須。乾符中。懿宗簡自上心。特賜師號曰法寶。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示滅。俗齡七十九。僧臘五十九。弟子賜紫惠柔大德師。遂宗紹。以其年四月二

十五日窆於長安邑高陽鄉小梁村四年丁酉歲尙書禮部侍郎崔沆與暢交分殊深著碑述遺跡焉

後唐南嶽般舟道場惟勁傳

釋惟勁福州長溪人也節操精苦奉養棲約破納擁身衣無繒纊號頭陀焉初參雪峯便探淵府乾化中入嶽住報慈東藏亦號三生藏中見法藏禪師鑑燈頓了如是廣大法界重重帝網之門因歎曰先達聖人具此不思議智慧方便非小智之所能又嶽道觀中亦設此燈往因廢教時竊移入仙壇也有遊嶽才人達士畱題頗多勁乃歎曰盧橘夏熟寧期植在於

神都。舜韶齊聞不覺頓忘於肉味。嗟其無識不究本
端。盜王氏之青氍以爲舊物。認嶺南之孔雀以作家
禽。後世安知於今區別。乃作五字頌。頌五章。覽者知
其理事相融。燈有所屬。屬在乎互相涉入。光影含容。
顯華嚴性海主伴交光。非道家之器用也。楚王馬氏
奏賜紫。署寶聞大師。梁開平中也。勁續寶林傳。蓋錄
貞元已後。禪門祖祖相繼源脉者也。別著南嶽高僧
傳。未知卷數。亦一代禪宗達士。文采可觀。後終於岳
中也。

系曰。物涉疑似難輒區分。勁公誌鑑燈。若遺物重獲。

歸家也。後之人必不敢攘物歸家也。故曰前事不忘
後世之元龜也。

周洛京福先寺道丕傳

釋道丕。長安貴胄里人也。唐之宗室。父從旻。襄宗
汭堂五院之首。母許氏爲求其息。常持觀音普門品。忽
夢神光燭身。因爾妊焉。及其誕生。挺然歧嶷。端雅其
質。屬籍諸親。異而愛之。如天童子。年始周晬。父將命
汾晉會軍。至於霍山。沒王事。丕雖童穉。聚戲終鮮笑
容。七歲忽絕葷羶。每遊精舍。怡然忘返。遂白母往保
壽寺禮繼能法師。尊爲軌範。九歲善梵音禮讚。是歲

襄宗幸石門。隨師往迎駕。十九歲學通金剛經義。便行講貫。又駕遷洛京。長安焚蕩。遂背負其母東征華陰。劉開道作亂。復荷母入華山。安止巖穴。時穀麥勇貴。每斗萬錢。丕巡村乞食。自專胎息。唯供母食。母問還食未。丕對曰。向外齋了。恐傷母意。至孝如此。年二十歲。母曰。汝父霍山亡沒。戰場之地。骨曝霜露。汝能收取歸葬。不亦孝乎。遂辭老親。往霍邑。立草庵。鳩工集聚白骨。晝夜誦經。呪之曰。古人精誠所感。滴血認骨。我今志爲孝子。豈無靈驗者乎。儻羣骨中有動轉者。卽我父之遺骸也。如是一心注想。日未輕捨。數日

閑果有枯體從骨聚中躍出。競驚不前。搖曳良久。不
卽躡踴抱持。如復生在。賈歸華陰。是夜其母夢夫歸
舍。明辰骨至。其孝感聲譽日高。至二十七歲。遇曜州
牧婁繼英。招不仕洛陽福先彌勒院。卽晉道安翻經
創浴之地也。天祐三年丙寅。濟陰王賜紫衣。後唐莊
宗署大師。曰廣智。不於梁朝後主。後唐莊宗明宗。凡
內建香壇。應制談論。多居元席。及晉遷都。今東京天
福三年。詔入梁苑。副錄左街僧事。與傳法阿闍梨昭
信大師俱。道貌童顏。號二菩薩。是故朝貴士庶。多請
養生之術。不精勤不懈。一佛一禮。佛名經法華金剛

仁王上生四經逐一字禮。然其守杜多之行。分衛時至。二弟子隨行。開運甲辰歲。爲左街僧錄。雖臨僧務。日誦修持。相國李公濤。西樞密太傅王公朴。翰林承旨陶公穀等。無不傾心歸重。至漢乾祐中。謝病乞西歸。未允之際。屬漢室凌夷。兵火連作。恣行剽掠。不於廊廡之下。倚壁誦念。二日紛拏。一無見者。時京城見聞益加欽尙。逃歸洛邑。周太祖潛隱所重。廣順元年。敕召爲左街僧錄。不容陳讓。還赴東京。居於僧任。世宗尹釐府政。嫌空門繁襍。欲奏沙汰。召不同議。時問難交發。開喻其情。且曰。僧之清尙。必不露於人前。僧

或凶頑而偏遊於世上。必恐正施。蘼蕘草和蘭茝而
芟。方事淘澄。金逐沙泥而蕩。大王儲明。欲照蓄智。當
行爲益皇帝邪。爲損君親邪。若益君乎。不令一物失
所。若損親也。是壞六和福田。況以天下初平。瘡痍未
合。乞待後時。搜揚未晚。故老子云。治大國如烹小鮮。
慮其動則糜爛矣。世宗深然其言。且從停寢。及世宗
登極。不謂僧曰。吾皇宿昔有志。汝當相警護持。堅乞
解歸洛陽。又立禮首。稜嚴經。二年果敕併毀僧寺。并
立僧帳。蓋限之也。毀教不深。乃不之力也。以顯德二
年乙卯六月八日。微疾。十日令弟子早營粥食。云有

首棱嚴菩薩眾多相迎。令鳴椎俄然而化。春秋六十
七。僧臘四十七。緇素號哭。諸寺具威儀送葬於龍門
廣化寺之左。立石塔焉。未終之前。寺鐘無故嘶嘎。表
刹龍首忽焉隕墜。僧澄清夢寺佛殿梁折。極多異兆
焉。

系曰。周武滅佛法。隋開皇辛亥歲。太府丞趙文昌入
冥。見邕受對。寄語文帝拔救。周世宗澄汰。毀私邑。勒
立僧帳。故說大漸招其惡報。或有入冥見之。并贊成
厥事者。同居負處。略同周武。未知是乎。

論曰。九重所以成深嚴。七禮其能捍憂患。高墉峻壘。

加校尉而守之。犀革兕皮。介將軍而戰者。君旣安所。臣亦建功。猶釋門之外侮。忽來得法。將之中權。斯敵使其大道喪而重復。玄剛絕而又張。我有仲由惡言不入。外禦其侮。不可暫亡也。嗟乎。真教東傳。累更年紀。受其艱否。屈指可尋。法繫有爲。四相以之。遷貿明雖無損。一輪以之。蝕侵。桓楚無端。效莽得時。而變法。德輿伊始。欺孤餘力。而責僧。賴遠公之致書。因朝達之抗疏。只成暴政。空鯁人情。元魏懷邪。周邕尙辯。曇始乃呈其詭迹。道安盛奮其辭鋒。是待秦阮。能逃漢律。始安二德。疑其住壽應真。出沒其形。扶危拯溺者。

矣。秀也。鍾其厄運。憤此反常。上牋若攻壘之先登。爲法偶犯顏而不死。復禮荅權文學難詞。蔚成解判。惠立斥呂奉御圖注。免橫窺闕。兩面俱通。玄疑造乎甄正。一場賈勇。法明定其化胡。荅孔老於李華。名儒懾伏。挫是非於韋氏。辯勢酋強。邕也掩徐獨記於天台。儼也令李成書於復性。其或角史華之術。因躡刀梯。諫德宗之非。乃停沙汰。申荅而驚李渤。作謠而占衡山。破邪之論可宗。鑑燈之頌歸我。以前諸德超世卓然。式遏寇讎。閱墻禦侮。言其薄者則發憤忘食。殊弗防其反汗。其如皋原縱火。蘭艾之臭同焚。樹木摧風。

鸞鴟之巢共覆者。其唯會昌滅虐我法之謂乎。從漢至唐。凡經數厄。鍾厄爰甚。莫甚武宗焉。初有道士趙歸真者。授帝畱年之術。寵遇無比。每一對揚。排毀釋氏。宜盡除之。蓋以歸真曾於敬宗朝。出入宮掖。勢若探湯。及其禍纏暴弑。自然事體如漿。京邑諸僧競生誚謗。歸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還遇武皇。因緣狎昵。署爲兩街敎授先生。時諫官抗疏。宰臣李德裕屢言。歸真懼其動搖。奏迎羅浮鄧元起。南嶽劉玄靖入。帝謂神仙坐致。由是共爲椅角。同毀釋門。意報僧譏誚之讎耳。眾輕覆車。羣噪驚蟄。須彌餽飮。困其劫盡之。

風有頂低摧。倚其宿春之杵。詎云終否。當有復時。大
中行廢教之誅。會昌非後天之老。吁。咄哉。歸真奇祕
之術。今古所無。何邪。能寄喜怒於天子之心。雖王晉
安期俱弗如也。爾時立暢法寶大師也。納兩街之請。
操一割之刀。纂輯古今搜揚經史。成其別錄。上其表
牋。逆龍鱗之手已伸。探虎穴之心且勇。膏盲之疾。圭
刀之散。何施。混濁之河。銖兩之膠。謾解。如皆畏震。所
謂坐看暢公手。拓不周山。不免共工之觸折也。凡今
緇伍。無縱毀譏。毀譏小人也。及罹禍毒。君子受之。亦
猶城門火而池魚死也。儻云周武不落於阿鼻。歸真

自登於仙籍。宣宗誅之。已塞責矣。是故比正。但自觀身行。莫伺玄門。非干已事。又以空門染習。如然。無鬪四支而傷具體。各是聖人設教。無相奪倫。如此行時。名真護法也。老氏云。六親不和。則有孝子。如無孝子之名。信六親大和也。已上諸公。皆家中有競。號咷諫乎。因得善父母之名歟。今我傳家。止勸將來二教。和同。弗望後生。學其訐直。險在其中矣。爲君不取。然則臨機可用。相事當行。必任弛張。勿爲膠柱。然後知時。名爲大法師也。傳又云乎。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其斯之謂歟。

高僧傳三集卷第十七 終

音釋

圮皮美切 幽府巾切 鼯胡雞切 甘扶雨切 金屬切 颯甫遙切

風也 柑以制切 餽餽牛結切 餽餽牛結切 忽從子紅切 豕

縱也 舐都禮切 蒼烏外切 璿似宣切 櫨落胡切 艘烏郭切

礪盧紅切 玎中莖切 鑣甫嬌切 紕居酉切 殛紀力切

穉直離切 硖胡夾切 輶郎擊切 脆脆此芮切

錫也 齊在詣切 峴胡管切 峴戶官切 漱蒲沒切 燠許云切

煙上 眦子智切 倭餘昭切 掇丁括切 睟子對切 蔗

菹古本切 茝齒改切 蝕乘力切 鯁古勁切 閱狄呼切

切鬪
也
訐
居竭切攻發
人之陰私也

時闡子思融世本錢

高僧傳三集卷第十八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敕撰

感通篇第六之一

正傳十五人
附見三人

後魏西涼府檀特師傳

釋檀特師者。一名慧豐。不知何許人也。身雖髯染。率略無檢制。飲酒啖肉。語默無常。逆論來事後。必如言。居於武威。肆意狂逸。時宇文仲和爲刺史。請之入州。厯觀廐庫。乃云。何意畜他官物邪。仲和不諭其旨。怒之不令在城。未幾。仲和拒不受代。朝廷令獨孤信擒

之。仲和身死。資財沒官。周文聞之。降書召之。檀特至岐州。會齊神武來寇玉壁。檀特曰。狗豈能到龍門邪。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侯景未叛東魏之前。忽捉一杖。杖頭刻爲獼猴形。令其面常向西。日夜弄旃。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而侯景啓降。尋復背叛歸梁。皆可徵驗。至大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周文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戴之。左右復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復戴。問對同前。尋丞相第二子武邑公薨。其事驗多如此也。俄而病卒。周文

命葬之。

後魏晉陽河禿師傳

釋河禿師者。不詳何許人也。魏孝昌中。於晉陽市肆閒行住。乍愚乍智。作沙門形。時人不測。止呼爲河禿師。及齊神武誕第二子洋。文宣帝也。武明太后見家貧甚。與親戚言及家計。正憂飢凍死耳。洋方生數月。尙未能言。欬言曰。得活二字分明。太后左右大驚。而不敢言。謂爲妖怪。時傳禿師神異。射事多中。巧誘而至。太后意占其兒子早言爲怪。乃徧見諸子。文襄魏永熙后。旁以祿位厯問之。至洋。再三舉手指天而已。

口無所言。若諸子皆別無舉措矣。後不測其終。

陳新羅國玄光傳

釋玄光者。海東熊州人也。少而穎悟。頓厭俗塵。決求名師。專修梵行。迨夫成長。願越滄溟。求中土禪法。於是觀光陳國。利往衡山。見思大和尚。開物成化。神解相參。思師察其所由。密授法華安樂行門。光利若神。雖無堅不犯。新猶劫貝有染。皆鮮稟而奉行。勤而罔忒。俄證法華三昧。請求印可。思爲證之。汝之所證。真實不虛。善護念之。令法增長。汝還本土。施設善權。好負螟蛉。皆成螺贏。光禮而垂泣。自爾返錫江南。屬本

國舟艦附載離岸。時則綵雲亂目。雅樂沸空。絳節霓旌傳呼而至。空中聲云。天帝召海東玄光禪師。光拱手避讓。唯見青衣前導。少選入宮城。且非人間官府羽衛之設也。無非鱗介參禰鬼神。或曰。今日天帝降龍王宮。請師說親證法門。吾曹水府蒙師利益。旣登寶殿。次陟高臺。如問而談。略經七日。然後王躬送別。其舩泛洋不進。光復登舩。舩人謂經半日而已。光歸熊州翁山。卓錫結茅。乃成梵刹。同聲相應。得法者蟄戶爰開。樂小迴心。慕羶者螳連倏至。其如升堂受蒞者一人。入火光三昧一人。入水光三昧二人。互得其

二種法門。從發者彰三昧名耳。其諸門生譬如眾鳥附須彌山。皆同一色也。光末之滅。罔知攸往。南嶽祖構影堂。內圖二十八人。光居一焉。天台國清寺祖堂亦然。

系曰。夫約佛滅後。驗入道之人。以教理行果四法明之。則無逃隱矣。去聖彌近者。修行成果位證也。去聖稍遙者。學教易見理親也。其更綿邈者。學教不精。見理非諦。夫一念不生。前後際斷。斯頓心成佛也。理佛具足。行布施行。曾未嘗述行佛。具體而微。東夏自六祖已來。多談禪理。少談禪行焉。非南能不說行。且令

見道如救頭然之故。南岳思師切在兼修。乘戒俱急。是以學者驗諸行果。其如入火光三昧者。處胎經中。以禪定攝意。入火界三昧。剎土洞然。愚夫謂是遭焚。若入水界三昧。愚夫見謂爲水。投物於中。菩薩心如虛空。不覺觸燒者。此非二乘所能究盡也。斯乃急於行果焉。無令口說而身意不修。何由助道耶。

隋江都宮法喜傳

釋法喜。南海人也。形容寢陋。短弱迂踈。可年四十許。嶺表耆老。咸言兒童時見識之。顏貌如今無異。蠻蜒閒相傳。云已三百歲矣。亦自言。舊識廬山慧遠法師。

說晉宋朝事。厯厯如信宿前耳。平素時悄然。見人必語。語必含深意。吉凶之徵。有如影響。人亦不欲與喜相見。懼直言災惡。忤逆意也。陳朝馬靜爲廣州刺史。方上任。喜直入州上廳事。畫地作馬頭形。以示其子而去。靜本扶風名族。雄勇多武略。不閑事體。及臨州也。每出行。部從甲士數萬。旌旗劒戟。若虹霓映乎霜雪。言以此可用威邊徼。其奢僭過度王者之不若。被人誣告謀反。靜懼。卽遣妻子百餘人入朝。示無圖變。陳主猶惑。遣臨汝侯觀其形勢。曰。必有反狀。便可行戮。實無逆謀。直往代之。臨汝利其財產。至州不驗。是

非靜恃心無異。束手詣臨汝。便叱左右擒而斬之。此
畫地之明效矣。喜之先見。皆同此類。煬帝聞之。追來
揚州。未久。宮內樹一堂新成。喜忽忽升堂觀覽。俄驚
走下階。唱言幾壓殺。其日夜闌大雨。堂崩。斃者數人。
其後又於宮內環走。言索羊頭。帝聞惡之。責以狂言。
敕鑱著一室數日。三衛於市見喜。坦率遊行。還奏敕
所司覆驗。禁閉之處。門鑱如故。守當者云。喜見在室
內。於是開戶。見袈裟覆一聚白骨。其鑱貫項骨不脫。
帝甚驚怪。敕遣長史王恆疾往驗之。袈裟覆白骨。骨
皆鈎鑱相連。鐵鑱縻其項骨。帝聞愕然稱歎。尤增信。

重。敕令勿輕搖蕩。曰。聖者神變無方。至暮喜還。在室或言或笑。守門復奏。帝令脫鎖縱其所適。有於一日。赴數家齋食。或時飲酒啖肉。都無拘忌。俄而有疾。常所臥牀。自撤薦席。擗簣而歆寢。令人於下鋪炭甚熾。數日而終。半身焦爛。葬於香山寺側。後四年。南海郡奏喜見還在郡。敕遣開棺。空無所有矣。

隋洛州欽師傳

釋欽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大業中至廣平。形神乖謬。造次難知。發語不常。既往爰中。見靈通寺樹。飄浮圖五級。欲務高敞。工作殽襍。欽望而笑。謂寺眾曰。造此

奚爲。眾曰。功德佛事須用壯觀。法師何斯怪問耶。笑曰。造烽火樓也。當時緇伍互相非之。曰。風狂輩言何可取。至九年塔尙未成。賊寇四起。州官警嚴於浮圖上。置候望烽火。方信欽言不妄矣。在所耆舊亦不知欽從何而來。止宿之處亦無蹤跡。然則時時變身在豕彘之牢。卽隨狔狝羣隊。童子馬世達等數人覩欽始變之時。乃停畱伺察。意更觀其復人形也。後果忽復形。卻於看人之後。大叫曰。你輩欲何所觀耶。羣人驚愕合掌拜之。其變無常皆若此也。及天下喪亂。亦失欽聲迹矣。

系曰。魏隋之僧。且多應現者。何。通曰。菩薩作用。隨類化身。以神通爲遊戲耳。於遊戲而利益世主焉。或曰。魏齊陳隋與宣師耳目相接。胡不入續傳耶。通曰。有所不知。蓋闕如也。亦猶大宋文軌旣同。土壘斯廣。日有奇異。良難徧知。縱有某僧也。其柰史氏未編。傳家無據。故亦闕如。弗及錄者。畱俟後賢者也。

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傳

木叉慧儼慧岸

釋僧伽者。蔥嶺北何國人也。自言俗姓何氏。亦猶僧會本康居國人。便命爲康僧會也。然合有胡梵姓名。名旣梵音。姓涉華語。詳其何國在碎葉國東北。是碎

葉附庸耳。伽在本土少。而出家爲僧之後。誓志遊方。始至西涼府。次歷江淮。當龍朔初年也。登卽隸名於山陽龍興寺。自此始露神異。初將弟子慧儼同至臨淮。就信義坊居人乞地下標誌之。言決於此處建立伽藍。遂穴土獲古碑。乃齊國香積寺也。得金像衣葉刻普照王佛字。居人歎異云。天眼先見。吾曹安得不捨乎。其碑像由貞元長慶中兩遭災火。因亡蹤矣。嘗臥賀跋氏家。身忽長其牀榻各三尺許。莫不驚怪。次現十一面觀音形。其家舉族欣慶。倍加信重。遂捨宅焉。其香積寺基卽今寺是也。由此奇異之蹤旋萌不

止。中宗孝和帝景龍二年。遣使詔赴內道場。帝御法
筵。言談造膝。占對休咎。契若合符。仍褒飾其寺曰普
光王。四年庚戌。示疾。敕自內中往薦福寺安置。三月
二日。儼然坐亡。神彩猶生。止瞑目耳。俗齡八十三。法
臘罔知。在本國三十年。化唐土五十三載。帝慘悼黯
然。於時穢氣充塞。而形體宛如。多現靈迹。敕有司給
絹三百疋。俾歸葬淮上。令羣官祖送。土庶填闔。五月
五日。抵於今所。帝以仰慕不忘。因問萬迴師曰。彼僧
伽者何人也。對曰。觀音菩薩化身也。經可不云乎。應
以比丘身得度者。故現之沙門相也。初伽化行江表。

止嘉禾靈光寺。彼澤國也。民家漁梁。矰弋交午。伽苦
敦喻。其諸殺業。陷墮於人。宜疾別圖。生計。時有裂網
折竿者多矣。伽閑而宴息。見神告曰。天方亢陽。百姓
苗死。身胡藏其懶。龍耶。伽曰。爲之柰何。神曰。若今夕
但小指出窻隙外。其如人何。伽依之。其夜霆擊異常。
質明視指。微有紅線脉焉。伽曰。吾與此壤無緣。乃行
抵晉陵。見國祥寺荒廢。乃畱衣於殿梁而去。後人間
異香芬馥。伽嘗記之曰。伊寺有人。王重興去三十年
後。果有僧俗姓全。爲檀那矣。通天萬歲中。於山陽眾
中懸知嫌鄙伽者。乃昌言曰。吾有五十萬錢。奉助功

德勿生橫議。伽於淮岸招呼一舩曰。汝有財施吾可寬刑獄。汝所載者剽略得耳。盜依言盡捨。佛殿由是立成。無幾盜敗。拘於揚子縣獄。伽乘雲下慰。喻言無苦。不日果赦。文至免死矣。昔在長安。附馬都尉武攸暨有疾。伽以澡罐水嚙之而愈。聲振天邑。後有疾者告之。或以柳枝拂者。或令洗石師子而瘳。或擲水餅。或令謝過。驗非虛設。功不唐捐。卻彼身災。則求馬也。警其風厄。則索扇歟。或認盜夫之錢。或咋黑繩之頸。或尋羅漢之井。或悟裴氏之溺。或預知大雪。或救旱飛雨。神變無方。測非恆度。中宗敕恩度弟子三人。慧

岸慧儼木叉。各賜衣盂。令嗣香火。洎平已滅。多历年所。嘗現形往漢南市漆器。及商人李善信舩至寺。覓買齋器。僧忽見塔中。形像凝然。而指曰。正唯此僧來求買矣。遠近嗟歎。又嘗於洪井化易材木。結筏而至焉。大曆中。州將勒寺知十驛。俾出財供乘傳者。至十五年七月甲夜。現形於內殿。乞免郵亭之役。代宗敕中官馬奉誠宣放。仍賫捨絹三百疋。襍綵千段。金澡罐。皇太子衣一襲。令寫貌入內供養。又乾元中。州牧李名_亡有推步者云。爲土宿加臨。災當惡弱。伽忽現形。撫李背曰。吾來福至。汗出災銷。後無他咎。嘗於燕師

求羶闕。稱是泗州寺僧。燕使賁所求物到。認塔中形信矣。遂圖貌而歸。自燕薊展轉傳寫。無不徧焉。長慶元年夜半於州牧蘇公寢室前歌曰。淮南淮北自此福焉。自東自西無不熟矣。其年獨臨淮境內有年耳。二年寺塔皆焚。唯伽遺形儼若無損。咸通中。龐勛者本徐州戍卒。擅離桂管。沿路劫掠。而攻泗州。圍逼其城。伽於塔頂現形。外寇皆睡。城中偶出擊之。驚竄而陷宿州。以事奏聞。仍錫號證聖大師也。文德元年外寇侵軼。州將嬰城拒敵。伽現形於城西北隅。寇見知堅壘難下。駭而宵遁。大順中彭門帥時溥令張諫攻

於北城除勦戮外。有五百餘人拘鞠場中。諫凭按恍
惚閒。見僧衣紫。誨之曰。此輩平人。何可殺耶。不如捨
之。言畢不見。諫遂縱之而逸。乾寧元年。太守臺蒙夢
伽云。寒東南少備。蒙不喻旨。以綿衾法服施之。十二
月晦夜半。有兵士踰壘而入。蒙初不知。復夢一僧以
錫杖置於心上。冷徹心骨。驚起。蒙令動鼓角。賊驚奔。
獲首領姓韓。至是方曉矣。由此多於塔頂現小僧狀。
傾州瞻望。然有吉凶表兆於時。乞風者分風。求子者
得子。今聞有躬禮者。往往有全不見伽形相者。或見
笑容者吉。不然則凶。其不可爰度者如此。洎乎周世

宗有事於江南。先攻取泗上。伽寄夢於州民。言不宜輕敵。如是達於州牧。皆未之信。自爾家家夢同告之。遂降。全一郡生民。賴伽之庇矣。天下凡造精廬。必立伽真相。榜曰大聖僧伽和尚。有所乞願。多遂人心。李北海邕。胡著作浩。各爲碑頌德。今上御宇也。畱心於此。其年三月。有尼遊五臺山。迴因見伽於塔頂。作嬰孩相。遂登刹柱。捨身命供養。太平興國七年。敕高品白承睿重葢其塔。務從高敞。加其累層。八年遣使別送舍利寶貨同葬於下基焉。其日有僧懷德。預搆柴樓。自持蠟炬焚身供養。炎燎之中。經聲不絕。又將欲

建浮圖有巨木三根。沿淮而下。至近浮橋且止。收爲塔心柱焉。續敕殿頭高品李庭訓主之。先是此寺因龕中金像刻其佛曰普照王。乃以爲寺額。後避天后御名。以光字代之。近宣索僧伽實錄。上覽已。敕還其題額曰普照王寺矣。弟子木叉者。以西域言爲名。華言解脫也。自幼從伽爲髡髮弟子。然則多顯靈異。中和四年。刺史劉讓厥父中丞忽夜夢一紫衣僧云。吾有弟子木叉。葬寺之西。爲日久矣。君能出之。仍示其葬所。初夢都不介意。再夢如初。中丞得夢中所示之處。欲施斲之。見有二姓占居。於是饒錢市焉。開穴可

高僧傳三集卷十八
三尺許。乃獲坐函。遂啓之。於骨上有舍利放光。命焚之。收舍利八百餘顆。表進上。僖宗皇帝敕以其焚之灰塑像。仍賜諡曰真相大師。於今侍立於左。若配饗焉。弟子慧儼。未詳氏姓生所。恆隨師僧伽執侍餅錫。從楚州發至淮陰。同勸東海裴司馬。妻恪白金沙羅。而墮水抵盱眙。開羅漢井。宿賀跋𤇗濟家。儼侍十一面觀音菩薩旁。自爾詔僧伽上京師。中宗別敕度儼。并慧岸木叉三人。各賜衣鉢焉。

唐嵩嶽少林寺慧安傳

釋慧安。姓衛氏。荊州支江人也。其貌端雅。紺髮青目。

降神乃隋開皇初年也。安受性寬裕。不染俗塵。修學法門。無不該貫。文帝十七年。敕條括天下私度僧尼。勘安云。本無名姓。亡入山谷。大業中。開通濟渠。追集夫丁飢殍相望。安巡乞多鉢食。救其病乏。存濟者眾。煬帝聞之。詔安遂潛入太白山。至帝幸江都。海內擾攘。乃杖錫登衡嶽寺。行頭陀法。貞觀中。至蘄州禮忍大師。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而止。時所居原谷之閒。早霜傷苗稼。安居處獨無。四十里外皆苦青女之災矣。天皇帝聞而召焉。安不奉詔。永淳二年。至滑臺草亭居止。中坐繩牀。四方坦露。敕造寺以處之。號

招提是也。如是卻還家鄉玉泉寺。時神秀禪師新歸寂。咸請住持。安弗從命。天后聖曆二年四月。告門人學眾曰。各歸閉戶。至三更有神人至。扃衛森森。和鈴鈇鈇。風雨偕至。其神旋繞其院數遭。安與之語。丁寧教誡。再拜而去。或問其故。曰。吾爲嵩山神受菩薩戒也。天后嘗問安甲子。對曰。不記也。曰。何不記耶。乃曰。生死之身。如循環乎。環無起盡。何用記爲。而又此心流注中間。無閒見漚起滅者。亦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可記耶。天后稽顙焉。聞安闕井。敕爲鑿焉。安曰。此下有赤祥。慎其傷物。將及泉。

見蝦蟇金色蠢然出沮洳閒。合其懸記。帝倍加欽重。殆中宗神龍二年九月。敕令中官賜紫袈裟并絹度弟子二七人。復詔安并靜禪師入中禁受供施。三年賜摩納一副。便辭歸少林寺。至景龍三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屍向林閒待野火自焚之。勿違吾願。俄爾萬迴和尚來見。安猖狂執手。言論移刻。旁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三十許歲。起開皇二年至景龍三年故也。火焚屍畢。收舍利八十粒。內五粒紅紫色進內。餘散施。隨力造塔。先天二年門人建浮圖焉。

唐號州閼鄉萬迴傳

釋萬迴。俗姓張氏。號州閼鄉人也。年尙弱齡。白癡不語。父母哀其濁氣。爲鄰里兒童所侮。終無相競之態。然口自呼萬迴。因爾字焉。且不言寒暑。見貧賤不加其慢。富貴不足其恭。東西狂走。終日不息。或笑或哭。略無定容。口角恆滴涎沫。人皆異之。不好華侈。尤少言語。言必讖記。事過乃知。年始十歲。兄戍遼陽。一云安西。久無消息。母憂之甚。乃爲設齋祈福。迴倏白母曰。兄安極易知耳。奚用憂爲。因裹齋餘出門徑去。際晚而歸。執其兄書。云平善。問其所由。默而無對。去來

萬里。後時兄歸。云此日與迴言。適從家來。因授餅餌。共啗而返。舉家驚喜。自爾人皆改觀。聲聞朝廷。中宗孝和皇帝。詔見崇重。神龍二年。敕別度迴一人而已。自高宗末。天后時。常詔入內道場。賜錦繡衣裳。宮人供事。先爲兒時。於閩鄉興國寺。累瓦石爲佛塔。入內之後。其塔遂放光明。因建大閣而覆之。然其施作。皆不可輒量。出言則必有其故。敕賜號爲法雲公。外人莫可得見。先是天后朝。任酷吏。行羅織事。官稍高隆者。日別妻子。博陵崔玄暉。位望俱極。其母盧氏賢而憂之。曰。汝可一日迎萬迴。此僧寶誌之流。可以觀其

舉止。知其禍福也。乃召到家。母垂泣作禮。兼施中金。七筋一雙。迴忽下階。擲其七筋。向堂屋上。掉臂而去。一家謂爲不祥。經數日。令升屋取之。七筋下得書一卷。觀之。乃識緯書也。遽令焚之。數日有司忽來其家。大索圖識。不獲得雪。時酷吏多令盜投蠱道物。及偽造祕識。用以誣人。還令誣告得實。屠戮籍沒其家者多。崔氏非聖人。擲七筋。何由知其偽圖識也。中宗末。嘗罵韋后爲反悖逆。斫爾頭去。尋而誅死。太平公主爲造宅於懷遠坊中。與主宅前後爾。又孝和親送金城。公主出降吐蕃。幸始平。迴出迎駕。時崔日用武平。

一宋之問沈佺期岑羲薛稷皆肅揖鄭重問訊諸公
曰各欲求聖人一言以定吉凶撫沈背曰汝真才子
沈不勝其喜曰聖人與我受記諸子不可更爭又謂
武曰與汝作名佛童當無憂也曰羲稷有不善之色
岑以馬避之曰稷云此多是野狐其言何足懼也乃
顧云汝亦不免及羲稷之誅人益貴重同時有僧伽
化迹不恆中宗問迴曰此何人也迴曰觀音之化身
也貞觀中三藏奘師西歸云天竺有石藏寺奘入時
見一空房有胡牀錫杖而已因問此房大德咸曰此
僧緣闕法事罰在東方國名震旦地號閼鄉於茲萬

迴矣。奘歸求見迴。便設禮問。西域宛如目矚。奘將訪其家。迴謂母曰。有客至。請備蔬食。俄而奘至。神異之迹多此類也。正諫大夫明崇儼者。道術之士。謂人曰。萬迴神僧也。玄宗潛龍時。與門人張暉等同謁。迴見帝。甚至褻黷。將漆杖呼且逐之。同往者皆被驅出。曳帝入。反扃其戶。悉如常人。更無他重。撫背曰。五十年天子自愛。已後卽不知也。張公等門外厯厯聞其言。故傾心翼戴焉。五十年後。蓋指祿山之禍也。睿宗在即時。或遊行人閒。迴於聚落街衢中。高聲曰。天子來。或曰。聖人來。其處信宿閒。帝必經過徘徊也。惠莊太

子。乃睿宗第二子也。天后曾抱示迴曰。此兒是西域大樹精養之宜兄弟也。安樂公主玄宗之季妹。附會韋后。熱可炙手。道路懼焉。迴望車騎連唾之曰。腥腥不可近也。不旋踵而禍滅及之。帝愈知迴非常人也。出二官人。日夕侍奉之。特敕於集賢院圖形焉。暨迴垂卒。而大呼遣求本鄉河水。門人徒侶求覓無所。迴曰。堂前卽是河水。何不取耶。眾於階下掘井。河水湧出。飲畢而終。迴宅坊中井皆鹹苦。唯此井甘美。後有假託。或稱小萬迴。以惑市里。多至誅死焉。至於終後。右常侍徐彥伯爲碑。立閬鄉玉澗西路矣。

系曰。日行萬里。非人必矣。爲鬼神邪。爲仙術邪。通曰。觀行知人。迴無邪行。非鬼神也。無故作意。非仙術也。此得通耳。故智度論中。此通有四。一身能飛行如鳥。無礙。二移遠令近。不往而到。三彼沒此出。四一念能至。或曰。四中迴具何等。通曰。俱有哉。故號如意通矣。瑜伽論。神境同也。云。或羅漢有大堪能。現三神變焉。

唐齊州靈巖寺道鑒傳

釋道鑒。姓馮氏。吳郡人。未知從來。而居厯下靈巖山寺。蹤迹神異。不測僧也。元和中。有馮生者。亦吳郡人也。以明經調選未捷。因僑寄長安。一日見老僧來詣。

馮居謂之曰。汝吾姓也。因相與往還。僅於歲餘。遂注
擬作尉於東越。方務治裝。鑒負錫來告去。馮問師去
安所詣乎。鑒曰。吾廬在齊州靈巖之西廡下。薄遊神
京。至今正十年矣。幸得與子遊。今歸舊所。故來相別。
然吾子尉於越。鄉道出靈巖寺下。當宜一訪我也。馮
諾之曰。謹受教矣。數日馮出關東之赴任。至靈巖寺
門。立馬望曰。豈非鑒師所居寺乎。卽入訪之。時一僧
在庭。馮問道。鑒上人廬舍安在。僧曰。此寺無道鑒。馮
疑異。默而計曰。鑒公純直。豈欺我乎。於是獨遊寺中。
行至西廡下。忽見壁畫一僧。與鑒師貌同。馮大驚嗟。

鑒師果異人歟。且能降神與我交。久之。視其真相。旁題云。馮氏子。吳郡人也。年十歲。學浮圖法。以道行有聞。卒年七十八。馮閱其題。方悟云。汝吾姓也。言非謬矣。一說。蘇州西去城二十許里。有靈巖山寺。西北廡下。畫沙門形。云是梁天監十五年。作遊方居士狀。經過山寺。寓過宵宿。而於僧厨借筆硯。僧眾皆不留意。詰旦。僧徧搜索而亡。有客見殿隅畫一梵僧。面骨權奇。膚色皴黑。眉長且垂。眸子電轉。皆閒青白。昂鼻方口。張脣露齒。擎拳倚右肩之上。身屈可長一丈五寸。衣麤納袈裟。臂環大珠。徒跣。眾見驚懾。莫測其來。遠

近咸格。有焚香禮歎者。有請福禳災者。或於晴夜殿中枅窅。聞有行道之聲。由是鳥雀不敢汙踐簷楹之閒矣。然則鄉人謂之靈巖和尚。或云靈巖聖僧。嘗見形謂一老姥曰。貧道好食茭粽。疑是聖者。翌日持簞入殿供養乞。今年別三月三日。民競送之以菰蔣葉角黍米瀹之。吳人謂之茭粽也。唐先天二年。陸魯公子疾。醫工未驗。公憂慮增劇。門遇一僧。分衛屈入。遂索水器含嚙之。卽時病閒。魯公喜贈物頗豐。了不迴視。遂問和尚居處何寺。荅曰。貧道住蘇州吳縣西靈巖寺。郎君爲官江表。望入寺相尋。斯須已去。未久調

補尙書刑部郎。續遷桂州廉使。常念當年救病之僧。迂路姑蘇。入靈巖寺覓焉。乃說其形貌。合寺僧云。非此所有。陸盡日徘徊不忍去。忽於殿中見聖者形。曰。往年療某者。此僧也。寺僧說其由。致通感難知。陸捨錢數萬。備香火之資。卻畱旬日。供養方去。又寺中淨人。每於像前。占爇燈添油助燼。意盜油塗髮耳。居無何其髮焦卷而墮。傍人勸令禮懺。別買麻膏增炷。平復如初。又武宗將廢佛教也。近寺有陸宣者。夢聖者云。受弟子供施年深。今來相別。且歸西天去也。宣急命畫工圖寫真貌。至會昌五年。毀拆寺宇。方知告別。

之意焉。距咸通七年蝗災。爾時彌空亘野。食人苗稼。至於入人家食繒帛之物。百姓徬徨。莫能爲計。時民人吳延讓等。率耆艾數十百人。詣像前焚香泣告。卽日蟲飛越境焉。乾符五年。寺眾當詣闕乞鐘歸寺。差僧選日登途。聖者先入右神策軍本局。預陳囑託。及正請鐘僧到。見司吏怪問。數日前有僧來云。隸蘇州靈巖山寺。其僧曰。某行無伴侶。後右軍胥因事遊吳。見壁畫云。此是七月中曾來司內計會鐘僧也。然吳中極彰靈異。且不測厥由。曾有梵僧來禮畫像云。智積菩薩何緣在此。歎嗟彌久。而自此號智積應身也。

高僧傳三集卷一
系曰。同異之說。史氏多之。今詳寺曰靈巖。僧畫像。此爲同也。州曰厯下。姑蘇遇者曰陸與馮。此爲異焉。斯蓋見聞不齊。記錄因別也。原夫聖人之應身也。或南或北。或漢或胡。或平常之形。或怪差之質。故令聞見必也有殊。復使傳揚自然多說。譬有千里之外。望日月以皆同。其時邊旁雲物狀貌有異耳。旣是不思議應現矣。則隨緣赴感。肆是難同。可發例云。所傳聞異辭也。

唐武陵開元寺慧昭傳

釋慧昭。未詳何許人。其爲僧也。性僻而高。恆修禪定。

貌頗衰羸。好言人之休戚。而皆必中。與人交言。且不
馴狎。閉關自處。左右無侍童。每日乞食。里人有八十
餘者云。昭居此六十餘年。其容貌無異於少時。昔日
也。但不知其甲子。元和中。有陳廣者。由孝廉調爲武
陵官。而酷好浮圖氏。一日因詣寺。盡訪諸僧。昭見廣
且悲且喜曰。陳君何來之晚乎。廣愕然。自揣平生不
識此僧。何言來晚。乃曰。未嘗與師遊。何責遲暮。昭曰。
此非倉卒可言。當爲子一夕靜話。方盡此意。廣甚驚
異。後時詣昭宿。因請其事。昭曰。我劉氏子。宋孝文帝
之玄孫也。曾祖鄱陽王休業。祖士弘。並詳於史氏。先

人文學自負。爲齊竟陵王子良所知。子良招集賢俊文學之士。而先人預焉。後仕齊梁之間。爲會稽令。吾生於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十。方仕於陳。至宣帝時。爲卑官。不爲人知。徒與沈彥文爲詩酒之交。後長沙王叔堅與始興王叔陵皆多聚賓客。大爲聲勢。各恃權寵。有不平心。吾與彥文俱在長沙之門下。及叔陵被誅。吾懼不免。因皆銷聲匿跡於林谷。拾橡栗而食。搗溪澗而飲。衣一短褐。雖寒暑不易。以待所憂之所定。無何。有一老沙門至吾所居。曰。子骨法甚奇。當無疾耳。彥文再拜請其藥。曰。子無劉君之壽。奈何。雖

服吾藥。亦無所補。遂告別將去。復謂我曰。塵俗以名利相勝。竟何有哉。唯釋氏可以捨此矣。恭納其言。自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又與彥文俱至建業。時陳氏已亡。宮闕盡毀。臺城牢落。荆榛蔽路。景陽并塞。結綺基頽。文物衣冠蕩然而盡。故老相遇。相攜而泣。且曰。一人無良。已至於是。隋氏所滅。良可悲乎。又聞後主及諸王皆入長安。乃率沈挈一囊乞食於路。以至關中。吾長沙王之故客也。恩遇甚厚。聞其遷往瓜州。則徑往就謁。長沙王長於綺紈。而早貴盛。雖流放之際。尙不事生業。時方與沈妃酣飲。吾與沈再拜於前。長

沙悲慟久之。漉泣而起。乃謂吾曰。一日家國淪亡。骨肉播遷。豈非天乎。吾自此且畱晉昌氏羌之塞。數年而長沙殂。又數年彥文亡。吾因剔髮爲僧。遁跡會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時已百歲矣。雖容體枯瘠。而筋力不衰。尙日行百里。因與一僧同至長安。時唐高祖已有天下。建號武德。至六年。吾自此或居京洛。或遊江左。至於三蜀五嶺。無不住焉。殆今二百九十年矣。雖烈寒酷熱。未嘗有微恙。貞元末。於此寺夢一丈夫。衣冠甚盛。熟視乃長沙也。吾迎延坐。話舊傷感如平生。時而謂吾曰。後十年。我之六世孫廣當官於此郡。師

其念之。乃問之曰。王今何爲。曰。冥官極尊。旣而又泣。曰。師存而我之六世矣。悲夫。吾夢覺。因紀君之名於經笥中。至去歲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訪於郡人。尙怪君之未至。昨因乞食里中。遇邑吏訪之。果得焉。及君之來。又依然長沙之貌也。然自夢及今。十一年矣。故訝君之晚也。已而悲惋泣下數行。因出經笥示之。廣再拜。願執屨錫爲弟子。昭曰。君且去。翌日當再來。廣受教而還。明日至其居。昭已遁去。莫知其適。時元和中十一年也。至大和初。廣爲巴州掾。於山南道路逢昭。驚喜再拜曰。願棄官請從師爲物外之遊。昭亦許。

之。其夕偕舍於逆旅。至天將曙。廣早起。而省昭已去矣。廣茫然若有所喪。神情沮敗。自是盡不知所往也。然則昭自梁普通七年生。於時歲在丙午。下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則與昭言如合符契焉。系曰。慧昭旣三百年住世也。前不可測。後未可涯。與夫賓頭羅睺尊者。一貫胡不念恩地之襲孫邪。通曰。神仙隔一塵。猶未可與之遊。且廣是具縛凡夫。昭爲度世上士。飛鳶與淵魚蹤跡相遠。此何怪歟。

唐岸禪師傳

釋岸禪師。并州人也。約淨土爲真歸之地。行方等懺

服勤無缺。微有疾作。禪觀不虧。見觀音勢至二菩薩。現於空中。持久不滅。岸召境內畫人無能畫者。忽有二人。云從西京來。欲往五臺。自樂輸工畫菩薩形相。績事畢。贈鞵二緉。忽隱無蹤。岸知西方緣熟。告諸弟子云。吾今往生。誰可偕行。有小童子稽顙曰。願隨師去。乃令往辭父母。父母謂爲戲言。而令沐浴著淨衣。入道場念佛。須臾而終。岸責曰。何得前行。時岸索筆。讚二菩薩曰。觀音助遠接。勢至輔遙迎。寶瓶冠上顯。化佛頂前明。俱遊十方刹。持華候九生。願以慈悲手。提獎共西行。述讚已。別諸弟子入道場。命門徒助吾。

高僧傳三集卷一
念佛端坐而終。春秋八十。時垂拱元年正月七日也。

唐會稽永欣寺後僧會傳

釋後僧會者。本康居國人也。以吳赤烏年中謁大帝。初吳人未識僧形。止曰胡人。入境乃祈舍利。已令帝開悟。末主天紀四年。會尸解。真身隱焉。至唐高宗永徽中。見形於越。稱是遊方僧。而神氣瓌異。眉高隆準。頤峭眸碧。而瘦露奇骨。真梵容也。見者悚然。罔知階位。時寺綱糾詰其厥由。罵而驅逐。會行及門。乃語之曰。吾康僧會也。苟能畱吾真體。福爾伽藍。躡步之間。立而息絕。旣而青目微瞑。精爽不銷。舉手如迎揖焉。

足跨似欲行焉。眾議偃其靈軀。寘於窀穸。人力殫矣。略不傾移。雖色身堅牢而彊事膠漆。遷於勝地。別立崇堂。時越人競以香華燈明繒綵幡蓋果實衣器。請祈心願。多諧人意。初越之軍旅多寓永欣。其婦女生產兵士。輦血觸汗僧藍。人不堪其淹穢。會乃化形往謁閩廉使李若初。且曰。君侯卽領越之藩條。託爲遷之軍旅。語罷拂衣而去。尋失蹤跡。李公喜而駭。且記其言。後果赴是郡。及上事訖。便謁靈跡。認於時言者。則斯僧也。命撤軍家。勒就營幕。又正婦夜臨蓐席。且無脂燭。鄰無隙光。俄有一僧秉燭白牖而入。其夫旦

入永欣。認會貌。卽是授火救產厄之僧。自爾民間多就求男女焉。屬會昌毀永欣也。唯今大善獨畱號開元矣。遂移會身入是寺中。大中之後。有曇休律師。爲會別創堂宇。廣其供具。又嘗就閭閻家求草屨。至今越人多以芒屨油旛上獻。感應盼饗。各赴人家。不可周述。今號超化大師。從永徽至今。未嘗闕其供施焉。沙門虛受爲碑紀述焉。

系曰。蔡邕是張衡後身。智威本徐陵前事。驗皆昭晰。理且弗虛。至於聖人功用自在。此亡彼出。利見無方。僧會捐世。旣遐。唐來化越。立逝屹然。異中之異。苟非

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孰能預於是乎。

唐京兆法海寺道英傳

釋道英不知何許人也。戒德克全名振天邑。住寺在布政坊。咸亨中見鬼物。寺主慧簡嘗曰。曉見二人行不踐地。入英院焉。簡怪而問之。英曰。向者秦莊襄王使使傳語。飢虛甚久。以師大慈欲望排食。并從者三百人。勿辭勞也。吾以報云。後日曉具饌可來。專相候耳。簡聞之言以酒助之。及期果來。侍從甚嚴。坐食倉黃。謂英曰。弟子不食八十年矣。英問其故。荅曰。吾生來不無故悞。其如滅東周絕姬祀。或責以功德。吾平

日未有佛法可以懺度。唯以赦宥矜恤。惇獨塞之。終爲未補。以福少罪多。受對未畢。今此一食。更四十年方復得食。因厯指座上云。此是白起王翦。爲殺害多。罪報未終。又云。此陳軫以虛詐故。英曰。王何不從人索食。而甘虛腹。此奚可忍乎。王曰。慈心人少。餘人不相見。吾緣貴人不可妄行。崇禍所以然也。英指酒曰。寺主簡公將獻。深有所愧。垂去謂英曰。甚感此行傷費。饜飫可知。弟子有少物。卽送相償。城東通化門外尖冢。以其銳上而高大。是吾棲神之所。世人不知。妄云呂不韋墓耳。英曰。往遭赤眉開發。何有物來。曰。賊

取不得。英曰。貧道非發正中郎。是出家人。無用物所。必勿將來。言訖長揖而去。英感下趣如此。罔知終畢。

唐京兆法秀傳

釋法秀者。未詳何許人也。居於京寺。遊於咸鎬之間。以勸率眾緣。多成善務。至老未嘗休懈。開元末。夢人云。將手巾袈裟各五百條。可於迴向寺中布施。覺後問左右。並云無迴向寺。及募人製造巾衣。又徧詢老舊僧俗。莫有此伽藍否。時有一僧。形質魁梧。人都不識。報云。我知迴向寺處。問要何所須。并人伴等。荅曰。但賣所施物。名香一斤。即可矣。遂依言授物。與秀偕。

行其僧徑入終南山。約行二日至極深峻。初無所覩。復進程。見礪石一具。驚曰。此人迹不到。何有此物。乃於其上焚所賣香。再三致禮哀訴。從午至夕。谷中霧氣彌浸。咫尺不辨。逡巡開霽。當半崖間有朱門粉壁。綠牖璇題。剎飛矢矯之旛。樓直觚稜之影。少選見一寺分明雲際。三門而懸巨榜。曰迴向寺。秀與僧喜甚。攀陟遂到。時已黃昏。而聞鐘磬唱薩之聲。門者詰其所從。遲迴引入。見一老僧慰問再三。倡言曰。唐皇帝萬福否。處分令別僧相隨。厯房散手巾袈裟。唯餘一分。指一房空榻無人。有衣服坐席。似有所適者。旣而

卻見老僧若綱任之首。曰其往外者。當已來矣。其僧與秀復欲至彼授手巾等。一房但空榻者。亦無人也。又具言之。老僧笑令坐。顧彼房內取尺八來。至乃玉尺八也。老僧曰。汝見彼胡僧否。曰見已。曰此是將來權代汝主者。京師當亂。人死無數。此胡名磨滅王。其一室是汝主房也。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罰在人閒。此常所吹者也。今限將滿。卽卻來矣。明日遣就齋。齋訖。曰。汝當迴。可將此尺八。并袈裟手巾。與汝主自收也。秀禮拜而還。童子送出。纔數十步。雲霧四合。則不復見寺矣。乃持手巾袈裟玉尺八進上。玄宗召見。具

述本末。帝大感悅。凝神久之。取笛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後數年。果有祿山之禍。秀所見胡僧。卽祿山也。秀感其所遇。精進倍切。不知所終。世傳終南山聖寺。又有迴向也。

系曰。昔梁武遣送袈裟入海上山。法秀詣迴向寺。燕師命使尋竹林聖寺。此三緣者。名殊而事一。莫是互相改作。同截鶴續鳧否。通曰。聖人之作。猶門內造車。門外合轍。雖千萬里之遠。事亦符合者。蓋無異路故。如樵子觀仙棊爛柯。非止王質。有多人遇棊。且姓名不同。爲爛斧柯者不一。今送衣入聖寺多者。亦如此。

也。

唐滑州龍興寺普明傳

釋普明。不知何許人也。或云西域之僧。每談禪法。舉擢玄微。莫可測其沈寥之高遠歟。大曆初年。受胙縣人請。居阿蘭若。學者蠆聚。塵中往來。白衣禮而施之。日以千計。或一覩相。自然懲忿窒慾。食甚懷音。泐善革惡。以歲計無央數也。右僕射義成軍節度使賈耽者。本謫仙也。優游道學。率略空門。纔覲明也。若羊祜之識舊環。蔡順之見慈母焉。降心延請。住州寺。迎引傾郭巷。無居人。由是爲人說法。雖老不疲。行疾如風。

高僧傳三集卷十八
質貌輕壯。以貞元八年壬申閏十二月十日。囑付門徒奄然坐滅。生年或云三百歲。以其年百歲者見之。顏容不易之故。依天竺法火化。收舍利二七粒。堅固圓明。羣信於明所居禪庭立塔一所。後遷座於塔下焉。明亡之後。十年王師西征。安靜邊塞。滑人有材勇者柴清。因覘獫狁深入虜庭。巡邏者多。乃晝伏夜動。迷方失路。迂直不分。清見明在前導。若老馬之先驅焉。及抵漢城。忽然不見。歸州就塔作禮。遐邇傳之。

高僧傳三集卷第十八

終

音釋

洺武并切閼無分切閼音檻字忤五故切狔

狔徒渾切小豕也嚙蘇困切含咋士革切薊古麗切

名香依切猪也二皴七倫切皮環古患切綌良蔣

枚躡所綺切窰窰猪倫切厚也窰辞亦

也徐行也窰夜也厚夜猶長夜也

